

波斯鉅藏
庚

春官門上

共十

1490
10-7



春官門

九舉業

選士

慶賀

贊頌 稱聖德

五祈禳

消祀 巫覡

五堪輿



一 學校

書院 尊教

名諱

字號

七科舉

六禍福

善惡 殃慶

六語性

小說家

二 士風

士氣 士習 待士

士尊號

尊號 辭受

六未命

七尊周

六相術

祿名家

三 風俗

風俗 淳離 染習 士習 不附

士謚號

六亮陰

六宴饗

七醫藥

疾病

四 葬禮

出殯 丘墓

士密制

喪禮

九死生幽明

三契會

鄉社法

六服制

五 忠質文

五聲音

方言

五鬼神

九壽宴

年高德邵

夏官門

五 富庶教

五冠禮

七祀典

祠序 樂章 獻廟

七異端

斥異端 雜學 害年

六將帥

擇將

六 教化

德化 教法

五音樂

聲音與政通 歌舞

七配享黜陟

啟聖廟 祀先聖

七圖讖

術士

七士卒

七 教民

移革 觀感

禮樂

七宗廟社稷

七卜筮

四軍政

八 文治

文質

六婚禮

苗碑誌

苗吉凶

悔吝

四兵謀

談兵 武科

四 綢繆之策 豫倫 三 恬愴 無敵國恒 二 罪及 人事門上

三 征戰 喜驚遠 四 邊患 騷動遠豫倫 七 事業 任事

四 交隣 救隣患 兇夷狄 萃夷之辨 六 城池 險阻山城 冬官門 十 求索 請托

四 和親 斥和 五 敵國 南土之憂 兇偷盜 六 四友 七 端莊凝命 正位

四 和戰守 五 海寇 使信通倭 倭國事情 秋官門 六 書牘 七 舉動威儀 氣像

四 修攘 修德攘夷 五 器械 鳥銃 六 詞訟 七 官室 臺殿居宅 七 動靜 屈伸

四 盟約 交質 五 大軍籍 校生考籍 壘洗事 六 刑獄 尚德不尚刑 兇用 度量衡 七 恬靜 顯晦 動靜

四 間諜 反間 五 兵農 足兵足食 屯田 六 赦宥 七 衣服 章服之下 衣冠 七 五正

四 不嗜殺 殺戮 五 兵書 六 禁防 七 飲食 七 五明

眾寡強弱 五 馬政 六 賞罰 威惠 七 戒酒 七 六勇

七 六 精氣魂魄

學校書院一導



春官門

學校

附書院

教道

戴邈曰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擲有庠序黌教之儀皆所以抽道幽帶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身與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

覽後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靡寧豈天下少於魯國賢哲之於曩時厲典不屬故也

張方平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夫其造育後遂以成官材是立政之基也上賢宗德正君師父兄尊是

設教之本也合射習御修禮讓經教之節是禮樂所成也養老合語享加念切是仁義所起也出師受成執詢反告是廟堂之四

也運官材能以助祭事是宗祏之重也周官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堂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文王世子

復載諸侯所建春老之事此則州鄉列國庠序之禮咸與太學同制矣周衰學廢故子衿刺其不修五民義其不毀也漢文高

首建黌舍于蜀郡仲舒次發太學於京師而公卿大臣名俊隱德咸有門弟子種徑傳道書名錄牒或數千人至于東都學士寢感故

在兩漢其故事本於經術其議論係於王制朝有名教之初士篤去就之行及桓靈失御姦亂滔天雖惺德已塞於上而清議

不敗於下豈非教道之切漬非浮厚之所致歟江左晉氏范甯立庠序於豫章庠亮起講舍于鄂渚然倡而不和絕而不續

尋復廢地諸生解散以是而視時之風改其可知也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曰先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先武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

天下有其二世二帝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為懈者豈非以有國並後不可以學教為先者乎

朱子感興詩曰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仁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察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

養乖群居競葩藻爭先射倫魁淳風久淪喪胡為於熊剛太白此篇論太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於其本者加意故設學教之日惟以天理人倫為重後世於其末者用切故設學教者惟以文詞葩藻為尚此

朱夫子所以深嘆也

學校書院專一

教化風紀之原人才國家之用三代明人倫東漢之聚收暨其世之治亂為世何哉此秦州李泰伯學紀之所垂戒也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解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崇不商若何以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
何以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
以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鑑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子高弟猶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
為士請之於師稱之於友世之士不逮遠矣僅雅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矣聖人憂之著
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使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東萊曰學校不設道何以明

國朝右文之化遠漢遼遼泉廟學之盛嶺南為最其次兩湖其次閩東西北無格焉

魯齋曰學校賴序序却天下人才

恭惟聖祖康獻大王定都之初先建廟學卜基於漢城東北崇教之坊山抱地寬二水環流自成泮壁之形真天作之靈境也

列聖相承代加責飾學制祀典煥然一新不幸壬辰倭亂盡被兵燹廟免榷安於典祀斥我宣廟恢復曰都首講堂營大
成殿建於萬曆辛丑明倫堂成於丙午四月

嘗見大明一統志程朱兩過一驢馬一嘯咏之地無不起書院好賢之無已者如此者

余視書院編國中有之其始初造則州府耗固里以就之及其既成庇良民殖財貨以為使令飲嗜之資而已其勤於學業欲讀書者
文者止寺與僧徒并居以為偷閑通有讀書于書院者則或笑詈以為愚其巧為飾辭之言則曰是非之教也居于是適
足以惑誘毀智者所宜避也蓋不稱書院為然國家設學校以待學者非不厚也而承射子弟視學校如火宅掉頭而不入惟
執而祀食點而祀該者之馬噫學政之衰士風之衰一至此極由是而士之入官者為廢官則厥斥累為學士則全無為宰
相則厥省府為將帥則厥瑞衛惟其扈家仗與昵聲色治頓墮者是務斯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以北志士人所以
深念而永懼者

夫古之進士莫感於三代其名序學校其實五倫其文六經其義祖述其事禮樂射御書教令者國有學州有校茂以
加夫而惟書院是尚者非曾玩而愈新蓋以視感之功而風厲之有所因耳亦古者家塾僮序之遺意若其名案其案文
其文事其事亦學也何莫非教也

昔在三代之隆教法極備家有塾僮有序州有庠國有學蓋無通而非學也降及後世教壞而學崩則國學御校僅有文具
亦家塾僮序之制寥寥焉至使區志願學之士抱墳策而無所於歸此書院之所由起也夫書院之於家塾僮序之制雖不同
義則同故其有關於風化也甚大故知道之士願治之主莫不於是而奉焉所以中國書院鼎盛於近古我東書院亦昉於
明宣之際皆所以廣教思教化原也而其有廟而祀先賢則其於崇道作人之方尤為備焉

人之有道也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養之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至於後世聖王不作古道崩滅而文詞科舉
利祿之習漬人心術馳狂湖而莫之回則內而國學外而御校皆昧然莫知其教隱然無事乎學矣此有志之士所以發憤永
嘆抱負憤策而遁迹於山巖藪澤之間相與講習所以明其道以成己而成人則書院之作於後世勢不得不然而其事之可尚
為如何哉故昉於宋朝成於元明不吾東魯子一之運亦初見於國初繼作於其後朝廷又從而獎成之豈不為斯道
之大幸耶

夫書院之名古未有也昔南唐之世就李勣志隱廬山白鹿洞初立學宮置師生以教之謂之國庠此書院之所由始也宋朝因之而
其在中華猶未感天下只有四書院而已渡江以後雖備百戰槍攘之日而兩浙湖湘之間斯文蔚興士學日盛轉相慕效處
增置雖以胡元密據猶知首立太極書院以倡天下逮我大明當天文化丕闡學校之政益以修舉分以一統志而載考之天
下書院既有三百餘所其所不載者想又多也夫自王官國都以及列郡莫不有學願矣取於書院而中國之所如彼何哉隱
屋求志之士講道耕業之倫率多厭世之聲競抱負憤策思逃於寬閑之野寧寧之濱以歌咏先王之道靜而閱天下之義理
以畜其德以熟其仁以是為樂故樂於書院其視國學御校在朝中城郭之中前有學舍拘礙後有異物遷奪者

功教豈可同日而語哉由是言之非惟士之為學得力於書院國家之得賢亦必於此而後於彼也古之明君知其然故宋太宗之於白鹿洞因以州守臣周述建請既賅遂九徑又擢用洞主明祀其後直史羅孫是以疾諱于朝願得白鹿洞以故則遊其請理宗尊尚俊學如考亭書院之類勅賜扁額以寵榮之此則中國士風之美非待士之自美亦由於上之所養也惟我東國地教之方一遵華制內有成均四學外有鄉校可謂美矣而獨書院之設前未有聞此乃吾東方一大欠缺也連夫明宣之際周侯世鵬於豐基郡始建白雲洞書院也頗疑怪而周侯之志蓋為冒眾笑排群謗而辨此古所無之憾是寧噫天其或者由是而興書院之教於東方使可同於上國也於是四方欣慕爭相效法苟有先正遺塵播種之地若崔冲高倬鄭夢周吉再金宗直金宏弼之居莫不立書院或出於朝命或作於私建以為莊修之所以責揚聖朝右文之化明時樂育之感矣 高麗肅宗時始於國學立養賢庫以養士

書院之制近在於東方而嶺南州郡之建置者此諸道諸邑為最先而居多焉凡有前賢留蹤播芬之地則莫不競慕而爭效之蓋崇德表賢舉育人才國人心之所同願而王政之所以嘉尚者也

真西山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誨教誨于五家為閭、有塾氏朝夕慶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所敬教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補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饗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真處庠序為然哉鷄鳴夙興嚮晦寤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星而朝冠鄉黨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無知地之非學則警於真、惕於末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躬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張南軒曰先生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禮義智之要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各家治國平天下其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于六藝之前講于為弟子為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組豆羽籥之間復若乎經教誨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其耳目一心志所謂大學

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格物知至而仁義禮智之要得其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改及者也

我國家自祖宗以來列聖莫不以崇俊學為急務故國中風俗尚四學外而州府郡縣皆有校以育養髦士越三百年文教彬彬軼於中華可謂盛矣學校之外又設書院以祀鄉先簡隸異士講習於是官俗田典隸以廉食而院之長擇司馬有文行者俾學訓課耳司其務若松京之奉園隱花潭靈谷之祀靜庵者已是其意亦美矣文盛而靡四方列邑諸侯士爭效而五院於前輩之稍談理者不深究其行迹皆私而尸祝之曰某是鄉人某是游宦合祀也無其人則或因地名以院祀孔子者亦皆有之院之役務廣田殖穀尊一邑之柄恣睢作威官吏莫敢誰何少不協則通隣邑生念群氣之必擊去乃已於是院權視藩臬重西士之不入院者皆以為恥朝家所立鄉校則及為美地只用使免荷戈者充其籍故祠宇地宮庭蓋春秋萊禮之後閭巷無入院則崇堂黼廡食指教百而潤言遊談者非朝家事則宦吏能任其於窮理盡性治年之學蓋暗如也

天之生賢世不常有故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雖地隔千里世遠千載猶必尸而祝之以伸其景慕之懷而況樛木德權徽音未沫游屋講道之鄉杖屨優遊之地仅形警言暖彷彿如昨則其所以想像瞻慕者又豈隔千里後千載之比耶

朱子延和劄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曰夫先王禮義之官典與諸鬼教之屋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典無父無君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官備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不下數十而公私擅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感哀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

朱子曰古之聖王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為教之始於西擇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漢而後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巨直輔益復漸漸讀而使天下之人皆有所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所及也

同安論諸生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小學二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大學二先聖之禮樂焉非所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義

學校書院教一

理以養其心聲者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韶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至於左右起居盥盪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具可謂備至備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序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衰至今子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實學者揀笑而相與嬉遊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啗利為事至於聖賢之餘書究學問之本原則固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視為動息學無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不室學者之罪也

大學者古之司徒之官我東高麗之國子監本朝之成均館也國制掌成均館者有知成均有同成均有大司成祭酒之官後宋特設書員任左更非徒則崇補之官古之所謂官不備惟其人者也

書院之設莫備於宋而觀戒院士之說莫備於南軒嶽麓之記細而飲食起居之節近而事親之宗微而天理人欲之際尤不舉則可謂無蘊矣而晦翁猶以為未究乎下學之功而反使養之於未發之前察之於持發之際善則擴充惡則克去之

柳州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成司業曰書太學生聚為朋曾侮老慢賢有墮跡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開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評罵司有者其退避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身僕聞之惻然悼其痛其時聖人之門而家為是嗜也遂遲托鄉同家塾者屬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踴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

士風 士氣 士習 士待 二

士風 附士氣 士習 待士

明李賢疏曰唐虞三代之人有士君子之行此屋有可封之俗士凡之振不可尚已降自後世西漢士凡尚忠厚東漢士凡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凡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誕放達而士凡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唯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評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振厲之耳現太宗戒欺誣之詩曰好事盡輸他典直設誇頌古湯如泉士凡安得不誠實乎現真宗疾奢競之詩曰臣下但守公法肥鷄首道何可取士凡安得不恬退也家士不與紛爭并進錄虛衷後以魏會墨之徒宜乎士凡爭尚清虛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者也

牧俞曰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而不亂危而不傾者在士氣之感衰而已矣夫士氣之感也士大夫錄礪名行蓋養生凡雖其身或不用道有未先其聲氣之所擊動若振檀之香逆凡而開海內典被重焉而不自知其衰也士大夫疾名行如砥柱必欲錫而去之容頭借而掩管伯荀子時海內凡氣漸然索然如枯骨之戴腐肉如婁凡之委殘筆耻物來國論燿而淪胥板蕩則至于不可為矣

又曰詔獄狼藉忠貞糜爛馮儒博士皆為中外宵人所礎椎故朝廷之聲氣取次銷縮甚且倒戈及面而卒至于屈折腐敗不復有垂芒撒翼落然如五皇之麗天者然則一時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魄兆感衰如潮汐之消長如葭灰之輕重識微之君子能不為渾鬼而不嘆乎 禍福存其守榮辱界其志依阿相尚軟熟相高

事有若至為輕而所係至為重者士之氣是也農者知其耕焉而重之者知其用焉而重之者知其貨焉而重之者知其用焉而重之者其資也今之為士非能力稼勤穡以事南畝以賦於國非能出技巧利器用以供於非能殖貨室廬有無以富於國三者無業而居四民之首為國之重而豈非以所抱者剛正確大之氣敷根於心斂於身發而推之扶輿為磅礴為塞之乎天地間而未嘗饒為人主者豈可不思所以作是氣乎其主之有是氣人咸知其重於身而不知其重於國夫律騎騶虞之為物任之不若牛鶴之不若馬皮毛嘉角之具不若弗豹犀象而能為國家之瑞者以其遠而不以才蓋以益駐策服飾之用而重之將不若弗豹犀象牛馬之賤乎今士何以異是

國和育才之盛遠勝前朝蓋世之主士世懷不測之心始我士林餘氣猶感而殘傷于已卯尚有縣三息而漸絕于己巳自是厥後為善

士風士氣士習士待

者相戒為惡者相勸若有一士頭角稍異論議稍正則得責於父兄見擯于鄉隣惟是含糊鶻突只貪富貴者乃能安坐
以享祿位朝廷大小之臣非無憂國愛君之誠而懼之並以南衮金安老李芑尹元衡之輩復出而問打之為戒莫能出一聲以助正氣
但孤疑首鼠反助流俗而已 朕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

孔文仲曰士節之重輕未尚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賈秦之士賈夫士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
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周秦治亂考此可見人 古語云方長不折草木猶然况士心守

宋劉敞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論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生權議爾鄭國之人聚于鄉校
以議執政之然不也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然人皆賢之臣獨恨子產之無以愛士習淑人心也

徽宗朝游酢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之止恥士大夫至於止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帝攬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眾笑之少則人
惑之久則天下相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凡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尊密
奸死操奔鳩處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之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之自好而相高

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鈍亡恥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之列親戚以為羞御堂以為辱夫越故
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表節節窮困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敗名處恥之習而忠義之風起矣

夫世所賴以維持教廣厲眾庶者無如士習矣當其未用約隱而養天下之望及其已用簡汰以操天下之初以士為良猶至重然用之方則
方用之圓則國故士多雅操則此屋可封士無矯節則流俗寢薄其所係願不重歎節業者必第其羨養生者必治其癘士習

亦有之不登其習而欲冀天下同心向道是聚糧而御蟻建鼓而辟孽必不能矣皆視太古之初混茫油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然皆得而
不知所以得時無士民之分亦無雉元邪僻之行極治已迫後始分大樸剖為犧樽希聲散為管籥于是視聽混淆嗜慾冲起兩歧者

不能初而回外肥者不能返而內學士大夫鮮能全其本真而風俗日月天下墜階臣李諤謂先愛其視聽防其嗜慾誠哉
今殿下傲然自聖狎暱聰明眇視一世輕忽群臣以僕隸畜大臣犬馬待全諫奔走朕役有順無違非僕隸而何東晉肥腰有鳴則逐

非犬馬而何詭見於顏色落發於辭令一言不合斥逐相徇大臣小臣救過不贖奉頭果是何事可為臣皆聞國朝咸時士大夫莫不洗
濯振勵行義氣節為貴以祀類諫爭為賢清名可慕凡采可視其異今之碌矣矣今之士大夫氣像委靡稜角消銷當事則左顧右忌

徑從條傳檢頭不得轉身不動何以直前勇往循義理之正出言則含含糊糊之態命無象刺之死氣怖之可厭不能大開眼看了大同
口說破何以犯人主之顏色爭天下之是非哉

士林之氣漸於已而絕於乙己自是以後求仕者斲方為圓守道者韜光晦迹父我其子兄助其弟皆以為慎勿徑營國事以挑狄揅
於是相觀而守者以模稜隨俗瞻顧備敘為良高自初筆任至大官皆務肥己而國家安危生民利害則視如甚幾一有愛國忠公者

慷慨正色於其間則群謀眾味必使之不容也後乃已以至各司小臣亦皆習為依阿之態上無密糾下無密矯慢犯者保官舉職者必取以數個
紀大壞胥徒橫恣以今人才以今化何雖得用非法度而一講明莫不為文其而無實效矣

宋濂曰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三代之事自任庶不負三代之軀若隨小夫佞呬於佞俾間阻矣
惟我祖宗朝待士之道屢出尋常有若時愛之嬌兒方長之草木愛護扶植猶恐或傷數百年來盛事美談播在耳目及至今

日培養之方教道之術幾乎蔑矣士氣素然如水月下已不勝其寒心新學後生習聞前事不諱其身之不逮古人動以祖宗之待士
者望於聖明每遇一事輒被摧折則健旅之徒私懷落莫以致委靡消沮日趨于莫可振作之境豈大可憂哉

臣聞氏分四科士居其首可以言教難以力勝蓋農工商各有執業以食其力惟士無執守道而已道本虛位安有定形無形無象似若
無與民於人國家也而古之聖王必以是為首者欲其深雪積白硬着脊梁能擔得阿瞞中非形非臭不減不折底一箇物事也一有不可

與農之商賈皆不得以代守猶牛耕而馬乘易務則業敗今命錮士乃擇選聖廟虛無人曲僕徒相送臣不審於農
工代守守曲僕代守守聖慮必將曰豈無他士臣意中外之士方將披袂接足而去矣誰肯為殿下涼坐翁房也

南軒曰漢儒以佞俾訓詁為事無復氣像士焉既不能推尋學問之源流而其後又不能以名節立於寰世其何
所貴於彼○太學公論所在士者國家元氣不可力制不可以替在人君之培養士氣常恐其疲軟不復其狂真

士風士氣士習士待

其於事節自固不常苛責雖有不中不倫之氣未嘗不優容獎導以養其氣為國之道貴得民心而士為第
一失士之心何以為國今欲使已散之多士復集學宮則惟有慰諭鎮定而慰諭之責不在於禮禮不在於道
惟在於
快視開釋之意使多士感化於包容之量耳政在草野非國家之感事藏器於身待用於國家者士也士所以尚志而
以敦學所以明禮所以秉義所以發念所以善取而不傲於世也士而得士之行若儒孔子所謂儒行是也古之儒者
冠履法天履方法地佩玦法事天履家不達道誅四之作誦為之述國無論已諸如彼下先生因辨博談推柏
較新談解復脫者不軌於詩書禮樂早能自適而猶然不累於物不飾於俗不為人役也若乃士之粗而若此即士之凡
可知也現世之名為士者果何如也而尚者權勢也而致者利也而明者時好也而秉者談論也而於者外飾也而善者趨
競也持斯六者日懸衡於重人之門以窺其趣以求其肯承願則沽自多被喉氣則竊相慶如是而謂士則術自堅耳之
列于下士者莫非士如是而不可謂士則環國中無一人也金椎控願徐別其類者害止徒亂界僅一已垂漆飾於抵掌趨時者便
及矣倫禍厄一世舉執之醜烈於拔塚矣科選於此士取用於此士以為為學士以為為俗諫以為為公卿身頭而欲愈熾官大而熾愈盛在
見國之日削而君之日孤矣

宋字其細氏無知猶或可憐而考為士子者恃強扶詐靡所不為其可疾在甚
士論國家之無氣也公論國家之血脈也無氣則血脈流而不死士氣感則公論通而國不止矣若昔大猷士氣之養公論之道不可尚已
莽焚坑之後過魯一祀精神百倍而其終也諫臣成風則西漢之士氣也中興之際聘橫足加腹之子陵禮休而不謁之周董節義之士
危言危行者折首不悔者相繼而生其終也珍勳無類則東漢之士氣其所養可知矣唐之太宗勵意文學而文章之士前後相
聖其終也應類無餘則唐之養士氣可慨也也符宋之益祖以仁義立國愛用儒臣故道德任術之士樹華而立朝言論草野謀
究無非性命道義之說則士氣之正也子孫世守雖其善變相措不遺餘力而終宋之世未嘗殺一賢士況以胡元之醜虐而酷
愛文雅山林遺逸之士尊崇而禮接之如恐不及則所養之美豈非後世之可法也

為士者者紫眩於目輪蹄於耳而款斃之無已讀一書先謂拔擢之號名一芸恐遠有司之式父先所教詔師友所勸勉暨推託誦感壯
遊方以此為心學指南及其江漢破戰黃龍題名則以仁義為道序詩書為祿身其粗者如此况於其深者乎倘有墨修心行
果於凡常則群笑歷詆來射病爾則曰是小學之道也揖讓前莊則曰是小學之道也夫小學者三代或時教人以洒掃應
對愛親敬長隆師親友而為他日大學修為治平之本者也而反為今日識識之資非徒識識而已必欲措之使不得接連
於侍類如或假類借色苟同阻彼然後僅得免焉 ○ 懷衣拒坐請說道理

四方討僞討服使服者雖不能盡稱其美蓋亦無非孔子之徒也子思流報聚眾足雲集閣下此誰令而致斯也良由祖
宗累百年培壽之德而亦殿下平日扶植正氣之功也今殿下輕待百千孔子之徒其可乎不可乎
蘇東坡曰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香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
任願其子孫若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詐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倣佞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宗孔子曰惡居下流
而誣上惡許而為直而列教谷乘之徒又相與備隨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泰畜之樂後
以不懷使其肩披股裂象豎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拒靈之君繼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頻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
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
榮於是天下之士噤然皆無用之虛名而不通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拂呼奔走以自顛仆
豈其當時之公卿士大夫之典其風俗之剛柔者有以致之耶

夫大學公議之所在也國朝三百年來專以培養扶植為務文明之治卓越前世其效不可誣也前此亦豈無年少之儒
枉妄之私而自我列聖未嘗摧折秦皇之皆優容獎勵若稱禾之恐其或損孩兒之慮其或傷者其意豈偶然哉
士習之於國家所關重矣士習正則趨向定而國家治士習不正則趨向不定而國家亂為人主者可不思其所以治者而防其
所以亂者哉然而其所以正士習之方亦在乎人主之明其好惡以示趨向之道然彼在下之人亦有所視感而知所趨矣願乃

世下俗汚人情莫不輪圮循俗為之當茲故必也指出時人之目時時身所聞者而追退之以明其奸惡茲後人亦知其好惡之

崇而誠其所依歸也

朱子曰范文正大勵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口為多

傳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待之貴故自貴秦之士待之賤故自賤朝廷者多人之所會故其言議酸誠辛苦有為不

同若一概水聖心不遠加權折則不但有傷容約言者之道亦無砥礪士夫之廉節而使之自重也

方正學曰士習之盛衰豈不係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豐茂而華實咸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

教文章之盛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既皆博聞多識宏偉而端亮其德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慤方介嚴重堂威儀呼其議論

莫不偉然有口異於人此豈士之所賢於師友之際禮儀之習有成之也○促之然而爭循之然而倚薄之然而偷

岳山曰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廷於布衣布衣之中呼而有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凶貳者多政之雖秉吐白

衡為一伐宗臣者猶且拘囚便綫不知去況其餘人手先武中陸元禎節義之士而保遠附逆之臣多見殺辱故宏任遠智累

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慷慨濟世之志則以節權而嬰禍謝事丘園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輒說猶不改

輒一犯清議則臨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此垂髮而不絕者亦眾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執皆遺世他俗視天

下治亂惄然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晉漢而止此氣俗之不同亦與表治亂之所係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

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守實用是皆為世愛而後而昧夫中行者也

又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士非紳士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士非紳士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以來迄于今

十餘年士且知自貴者何其少輕且賤者何其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及於編戶存抵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

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尊與膏粱文儒之美三施之佐非其道也有不屑焉萬金之饒非其義也有不受也夫如正士之

入雖挾尊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為世之士顛倒利慾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渝舍苟得之行

多何假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背有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形貌凡威

衰然其所以貴賤也皆自取也

胡氏曰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徑史大訓而齊之下視學士大夫輕則宋之高

閣重則隋之堂錮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

余觀士之斥居慷慨談論世道則藉三代論學問則稱鄒魯其自期不數然矣或一出而為世用則趨向日下施指日踈

終至於保名敗身而已何則士處窮則操心危慮患深其所論議激以發之聚以仁義而實有剛柔識有傳約當大事

而心雅志及迷於見理林於清失列方斷慮脂帶於世此所以毫釐謬以千里者也

風俗 淳樸 染習 人心 不淑 三

知能處也

風俗 附風俗淳樸 染習 人心不淑

安城劉氏曰按詩衛風三九篇而邶風十有九然觀條衣則妾僮媪矣蓋則臣殺君矣公風則夫婦之道乎新金則男女之

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施立則無恤隣之義間方則無尊賢之心此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廈凡之首歟

於乎漫海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張橫渠為雲巖令政事以教本善俗為先

同馬先曰竊心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係於習亦子之帝無有五方而其聲也一及其長則言語之不通飲食之不同有至

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僂於州里

矣衣冠為非是教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朝駭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反疑而莫

肯從矣昔秦府井田而民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怨趙武王愛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胡服效華俗而群

下并不以此規之世俗之情豈非所習駭所表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董慈漸漬謂之化淪者委靡謂之流眾心安定

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稱智弗能論聖毅弗能制也事賞弗能勸也嚴刑弗能正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

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執如身之使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下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各秦之強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其後日以衰薄上陵下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以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非矣六卿雖而奢傲將自是以習之常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

牧齋曰厚世風之日趨于薄也猶醜之薄而為醜也醜耐百未醜醜九枚用以莫東皇而字太乙非厚不可

夫流而不知止習而不知變恬然而莫之覺者俗使之然也齊魯之禮讓蒞趙之慷慨國之俗也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世之俗也舉一國之俗而尚禮則謀雖有勇銳得戾之人不得不為持節持節之容舉世之俗而尚文則雖有質木朴野之人不得不為詳辨洋頓之免故國之俗可易之以化也世之俗可革之以道也 ○陳衣翰作規風九咏以示敦本厚俗之意

夫我國之俗仁賢之遺也其性柔順其習禮讓其業農桑其學詩書大抵近於齊魯矣本朝之俗蓋三愛焉國初大業肇基人皆以事功致能不為危行言說論則稍近於西漢之篤厚也世成之朝優禮士大夫鞭朴不及則稍近於宋之仁厚也已而後人皆礪廉善恥為激揚則稍近於東京之節義也嗚呼今日之俗可謂弊矣恭慎頑鈍以為篤厚則西漢之弊也矯激狷急以為節義則東京之弊也委靡偷惰以為仁厚則宋之弊也高者慕晉之妄誕悖從卑者染唐之浮華傾巧不易之以化不勝其備矣不革之以道不勝其亂矣

昔夏俗尚忠商承其弊而救之以質商俗尚質周承其弊而救之以文猶恐其趨於薄也禮以節文樂以和之澤仁厚澤至於七百歲而亡及漢初與懲秦苛酷矯之以寬大文帝尤以德化氏一時將相少文多質取言人過化行天下風流篤厚四年百之基業實由於此我東方風俗素稱恭謹紳士子弟能知禮讓修事親敬長之道農工商賈亦守本業無犯分凌上之習昔在成廟中廟并年之世去古雖遠老成先進之人多敦朴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身不復詭激之行以成俗故士展倭亂雖無知小民莫有逆賊者倡起義師以至勦滅供徐宋兵竭其財力而無怨叛之心其習俗之美可想矣

風俗 淳漓 染習 人心 不淑 三

自夫司徒之職序而風俗日趨於薄自夫詩書之教弛而風俗不能復古猷議皆曰風俗之日薄時勢然也世道漸下人心澆薄風俗之不可復古也猶老者之不可復少也臣愚以為不然以唐虞之風俗為可守則唐虞之前有涿鹿之戰以意邑之風俗為可守則堯邑之前有夏桀之亂以漢唐之風俗為後世則文景之化擬諸成康貞觀之治視古無讓豈前代之風俗一於薄哉一治一亂相承於世治則亂之則治身高麗五百年間風俗極否要同姓無異禽獸滅親喪自同猶俗子論其父者有之奴論其主者有之以及幸禍之世極矣否極泰來我朝啓運列聖相承其傳至于殿下則正尚治極之秋司徒之法今可復舉詩書之教今可復行風俗之復古在殿下一身孰謂後世之風俗不能復古哉

方正學曰善為治者帝齊斯民之質於真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籟然無思顧然無為惟魯教朴而不雜以偽故其民難撓而善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撓之而智巧而眩之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損民始於相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稱漢文帝時七十翁未嘗識帝非遊離嬉戲如小兒狀余皆思其言歎其感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實誼固於治道禍於慎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為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而奉行之而賈誼非此賈生所以不逮漢文也

方正學曰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為最賢求其本紀而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遊離嬉戲如小兒狀以為極感心吾疑之謂此何足見其感乎後遊四方海內任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簪之章輒注未即邑用智巧相欺後後慨然息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感未嘗不歎其難遇也固嘗自解以為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至有志於治者豈肯庶幾致之安知不復過乎 ○蘇軾曰國之長短在風俗厚薄

胡雲峯曰本義復於夫之家稱曰程傳備矣蓋其於履也痛後世風俗之弊其切於夫也誅後世君心之非甚嚴也

楊氏曰夫風也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而莫知其自起和之而莫知其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誼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郵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愈窮之則莫追而是亂也成敗閱人之國稱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祿長豈在於秦故其

禮葬

祔葬禮也其國難振靡然於魏晉故其吐隨之甚可恨也○朱子曰避俗只是見不遠
朱子曰魯世家云魯道之棄洙泗之間斷如也謂先魯或時少者代老者買荷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而帶而但老
者自不安後少者道路之間只見避讓故曰斷如也○風俗者其變化修靡修成其机補此唱而彼應
朱子曰孟子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今人心都唱斜了泉州富室捨財造廟奉家乘再往墓而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人免者人心不
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昧不得况欲曉之以義理哉
相惟不為風相染而為俗乎陳一也而算子用之無門戶之閑東川儒之有紫原之報事不可及妙清之執其君在正甫之裁其父又何為
出於此也歟

民之剛柔緩急係于水土謂之風好惡取舍隨于君上謂之俗聖必移其本易其末鄭鶴禧本由文武晉之深息本唐克衛有康叔之
風朝解有箕子化齊之往術魯之好學則大公周公之教宋之重厚則辟湯之澤此風俗之本也秦俗不徒魏俗剛強周魯失之偽陳失
之正鄭衛之俗淫而剛趙之俗悍而唯魏薄於恩晉過於尚楚城於利各有其俗而俗侈其勇而民輕死此風俗之末也涼州
有寬厚之政則俗有和氣之應巴蜀廣漢被文王之化反諫刺為文章潁川南陽被召父黃韓之化易商賈為本業轉爭訟為為厚
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

胡銓曰風俗天下之節俗也隨人之身而時以維持氣血者唯節俗耳風俗一敗則節俗又絕矣漢唐之亡其弊皆風俗之壞也

葬禮 附山陵 丘墓

劉向諫成帝曰文皇帝昔美石柳之園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府庫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
也孔子養母於防墳四尺近陵墓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非苟為也秦皇昭山下銅三泉上崇山墮而項羽於之

朱子曰陵之議曰取道曉地神之人擇一最吉之處以奉神靈萬世之安也又曰別亦草澤以崇新宮使壽皇遺體得安於內則祭社生民皆蒙
於外矣○谷永曰孝所以止者養生恭修送終奉享○朱子曰仁皇儉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此豈其心哉

山陵一墓

程子亦以葬厚陵寢為違先王之德德植嗣王之孝道無益於實而有累於後
周禮春官大司馬凡邦墓之地域為之高令國民謀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寧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也者呼其獄訟地官大
司徒教法于邦吐都鄙四國為族使之相葬

昔歐陽公深慶穎上山川作詩思之至成一集及老而致仕卒改此以終焉汝之君子或誠其不以忠穎者息序陵而惜其不改老于離岡之下
也今公所居山之勝蓋不減於穎而又去先墓直養養間身然公不以被為可懷而眷茲有首丘之志焉其亦與乎歐公之為矣

象考昭告于世白昔我太宗恭大王宣言若曰先王制禮自天子至大夫士妻期各有月數後世陰陽家拘於多忌踰時不葬不其甚同焉
如太歲歷本命葬師最忌于吾驗之再矣而大無妨也遂命大臣鄭以吾等遍閱羣書取其正論去其邪說質聖王之古要破俗誣之膏

盲集成書名之曰葬日通要頒布中外使法人心有定王法復明吾東方之為人者乃得死不果虛而葬親之道無憾矣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凡器未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宗明於終始之義漢景帝能遵孝道連天下反覆灑陵神先受福豈
不美哉

魏文帝曰葬世者世也欲人之不見得也骨無痛痒之知家非神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之之不顯也為棺槨足以朽骨為衣衾足以朽肉而已
昔季孫以醜諸劬孔子歷級而救之登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祭墓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之不腐灑陵無戒也先武

之據原陵封樹也灑陵之完切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志釋之忠以刑君明帝愛而害親忠臣宜忠仲尼釋之之言豈華
元樂官明帝之戒存其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世無危斯即兵聖之忠孝矣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莊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之之作白黃帝始黃帝葬於嶠堯葬於陶唐立阼皆以英
其甚微舜葬於梧岳葬於會稽不改其別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葬於栗里子葬於司庫皆無立阼皆以英

聖帝明王遠覽神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陳葬之此安君父忠孝至也夫周公葬於栗里也葬於會稽也葬於司庫也葬於
畢也皆防林古墓而不積為墳四尺過雨而崩弟子修而告孔子曰流澤曰古者不修墓近陵季子葬子而穿不及泉飲以時服歸

忠質文

曰骨肉改復於土命也魂氣無不之也孔子曰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季子慈父舜為忠臣而周公弟其英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為儉誠便於禮也宋桓司馬石柳仲尼曰不如速朽速至其王闕闕遠祀季英十有餘年越人琢之及秦忠文司昭嚴衰五王皆大作立陸多其陸莊威盡掘骨甚可惡也秦始皇葬於昭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積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柳為游館人膏為灯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鴈珠室之藏機械之走柩御之麗宮飾之威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籍工匠計以為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昭山之任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燒其宮室營宇徙見咸見於其後收屍止羊入其龕聖牧者持火照死羊失大燒其藏柳自古至今莫未有感昭昭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消收堅之秋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莫彌薄者愈深者莫愈微無德寡知其莫愈厚立陸彌高宮飾甚麗於此必速由是現之明昭之效莫之若也昭然可見矣

忠質文

楊誠齋曰夏之有天下行先之道其民醇其事簡其風聲氣習雖似於忠然非夏之君專尚忠化之也今觀其飲食之菲宮室之卑不謂之質可乎禮樂之著文明教不謂之文可乎商之有天下積禹之脈其民醇其事尚簡其風聲氣習雖有似於質然非商之君專尚質以化之也今觀其檢身若不及不謂之忠可乎稽古於法度不謂之文可乎至於有周之時澆朴淳散巧偽萌生當時制作之威庶事之備雖有似於文然又宣周之君專尚文以化之其規詩人稱其忠厚以成福祿則亦謂忠也記言其陶範以祀上帝則亦謂質也嗚呼三代之政未易膠於一偏如此而載聖廷之徒乃始倡為忠質文之說烈其全而偏之

治体乎

因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大有苟簡自恣不曾獨其心忠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及之忠不知漢和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

嘉靖間范應期策曰臣聞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道有非降政由俗革蓋言天之立君所以代天而施曰時之政也又曰惟君欽若惟民從人蓋言君之得臣所以助君而教化民之設者也粵稽諸古夏氏之后至天下其道尚忠矣而承唐虞之後法天

忠質文

道而以忠為教也當時文明四敷聲教四訖以成一代尚忠之化者豈神禹以一人之聰明獨運于上哉惟其迪知惟恂之臣有以休君心而慎贊于下爾至於忠學而為野亦其勢之使然而聖人不能逆現其愛也殷氏之王天下其道尚質矣所以救忠之弊法天道而以質為教也而商時尚色用快四方至武所以成一代尚質之化者豈成湯以一人之勇智獨運于上哉惟其克宅克俊之臣休君心而慎贊于下爾至于質弊而為鬼亦其勢之使然而聖人不能逆為之慮也周文武之王天下也其道尚文矣所以救質之弊法天道而以文為教也而商時有夏修和天下大定以成一代尚文之化者豈文武以一人之明聖獨運于上哉惟其四友五臣之賢休君心而慎贊于下爾至於文之弊而為靡上其勢之所趨而聖人不能預為之防也夫夏后殷周之世天下之聖王也忠質文之迷尚天下之至治也而補偏救弊之方不能不同時以為之損益推行化導之術不能不待臣而為之贊襄至若漢臣董仲舒損文用忠之論蓋有感於臆濫奢侈之習而欲得乎反朴還淳之理可謂深識乎治体者也

成化中曾彥曰夫當地平天成之液事為漸之繁辰政治之興自不淨不尚忠者彈然堅確之謂未有形質之可指也勢民至于握契法囚至于下車任女作貢使隨所出以貢上錫姓使隨所居而別族凡其典則之貽率多出于忠誠也其後歷年四百不幸有隸所乘五紀滅德作威夏之以于是大噓矣湯不得已起而伐夏欲復曰朕而則正橋誣制度不得漸趨于詳而尚質則已具文之体而猶有淳朴之意如風十怒官有帶微八家九區田有定畫宗廟有頌而詞尚簡書大略有辨而制尚渾堅凡其謨訓之傳率多出于質朴也其後延祀六百不幸有紂侮慢五行沉酒色商之以于是大噓矣武王乃不得已起而伐紂欲反商曰政而維新汚染制度不得不得益以尚而尚文則事皆文彩之繁如建官倍夏商之數取民益資助之法庭王加謔以示民敬通夷頑有以示民威耶吐都鄙之歲有教此周族黨之時有禁銘太帝以紀功垂嘉石以識罪凡其車服宮室器用之制莫不各有上下貴賤等威之詳信都守其文也其後歷年既久不幸一據于幽厲再弱于平王而成周大業掃地矣若周之衰文極而弊正當救之時也而聖王不健莫能救之孔子有德無位乃做魯史修春秋以寫一王之法如商之尚質三等說者謂天下之先天道本下親而質者也周之尚三等說者謂法之五行地道敬上尊而文煩也春秋合伯子男為一也舜無所賦皆從于四夷進爵皆稱子隱然寓改文從質之意孔

子云大道之行與三代之養立未之遠也而有志焉他日泰頤淵為邦之間曰行夏之時垂殿之輪服圓之冕樂則留舞由是魂之使聖人代周而王其所獲益可知矣

庶富教

明王叔英語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寧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人君將者欲遂民之德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道有未至存厚富之道臣請讀大學而知之夫有曰生財者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

庶富教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寧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而富之教無聞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成子莫不受學三公設凡九卿正履天子親視則牲執贊而饋執贊而酌視黽在前視黽在後唐太宗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太召名俊博廣生員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著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設官肄堂者凡八十餘人行他禮戎方復闢秋則教亦至矣然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以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由師法彼二君子者其能與乎
項孝純氏曰制曰賦附賦飲五學校明禮義各是而事相同曰里是富之原不制曰里則不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曰里制而不薄賦餉則過取於民非庶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學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導之則人心無自而闡明學校亦徒說而已所以而相目皆不可序
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民德正此帝王作之君作之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者乎
仁山金氏曰富之與貴事曰耕曰粟穀以養其口里庶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後薄賦則不多征稅教之常事至學校明禮義制曰則畫井校曰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于五家為閭而四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序遠則有序近則有序

教化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而其六曰安富孝親釋之曰安富者平其徭役不專取也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慈榮而避辱難矣曰皆可耕桑皆可蠶材皆可飾貨皆可通彼布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趁天時時上令也國易二年
弘治中毛澄曰不患民之不富而患在官者無富民人之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圖土教耕之陳堪也皆植桑訓蠶之范德仁也則于足衣食也何有衣食而禮義不興者未之有也不患民之無教而患在官者無教民之人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困悶思過之韓延壽也化民以德之仇香也則于興禮義也何有神義興而刑辟輕犯者亦未之有也
許東陽曰文公因為國孟子言以教養其民有養也法可教故先言曰制祿而法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復至唯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

教化 附德化 教法

豐城朱氏曰周南士篇而南以之詩僅居其二蓋漢唐汝隨之間非一吐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故錄一漢唐以見其德之盛莊其性之貞一者非特一女而已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愨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出而南故視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旺中者如此視於漢唐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旺者又如以夫

朱子曰讀陶淵明詩使人胸中生意所以耐守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言欽明天鬼皆同蓋當時人教矣王太似德化之深心胆肺腸一時撥了自然不覺形於歌咏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感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陶淵明一詩又理深奧如乾坤卦一版只可熟讀未詳
徑書曰善化天下者止于道而己善教天下者止于德而已

德化 教法

豐城朱氏曰愚按漢唐之詩以漢之庸者不可泯江之永者不可方此也於女德之結莊貞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裏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規聖人之化不亦其他也而其在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以正家為先錄一漢唐以見天下之正家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邪

張南軒曰傳言公子仁厚則在內者無不字願言曰君寬以時則在外者無不字也未有適之不字而可及遠者也鶴巢之
化亦是開離之所道也然則天下之本在仁之本在忠之本在孝○橫渠為嘆君命政事以教本善俗為先
聖賢司徒教化之權所以開明世而欲善天下者首一撥也三代以上之為能行教道明於天下而無不教之民三代以下之為不行故
教道偏於私淑而天下多不教之民嗚呼以聖天所過之殊而吾民之幸不幸也

昔者孟子以正夫之力只以言語教人尚能使邪說廓正路以成如禹之功况人君治世之責能以斯道教民則非徒垂教於後世亦將
與化於當時其功豈特孟子而已當今人心之陷溺甚於洪水之災楊墨之害片空殿下躬行心得施教於世
朱子答呂伯恭曰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只是行之於此人并不待為民而化也

易臨之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窮民無疆胡瑗曰不徒曰教思也充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養民其度量也坤出也
大○漸之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楊氏曰吾俗以漸善而始成久而成必孔子所謂為邦百年可以至教矣

方正學曰余始讀詩大雅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以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卿大夫州長師正之法然及
慨然嘆其慮民之詳曰益在是矣治天下易矣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可也莫難於使民心成止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
為必有異特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正於正德和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為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無三事而行之者則聖
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屆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窮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害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

乎養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德必至於為亂故聖人在以為先武王周公定好為頌細不急之務哉世室衣服欲其儉且同墳墓欲其狹先
師師使朋友欲其離比間疏卻欲其相保愛美教州里鄉欲其相親相實或歲一讀法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其不及
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其不改其日夜提撥督厲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詳其時民不在於田廬則在
於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問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考矢器射則辨姓且習習其心而弛其力裁其法之詳備如
此故為之民者有忠憤而無爭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劫以勢之七百年之間雖諸侯狼顧奮視者莫敢先不凌上之言也至於周

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為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度法之外而不可
復制惰者為盜悍者為亂桀黠者推山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爭天下之心至於今未已人情易於從肆難於檢制釋先
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跪拜而倨傲恣便順乎其適意也欲反而益復乎古不亦難乎

又曰治天下者固天下之民以自奉也豈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為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如豕鹿豕
餒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况欲使之乎聖人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
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所于兵由胥吏以至於大夫公卿伯子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者事其居于上者猶以為未是也
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為比比五家為閭閭百家為族族五族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為隣五附
為里五為鄙五為閭五為比五為族五為黨五為閭五為比五為族五為黨五為閭五為比五為族五為黨五為閭五為比五為族五為黨

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牛雜用之稽可稽制而知老弱壯少可任典在不必問乎民而民有所歸作朝出一
言而蒼而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民其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為當無不敬少有怠怨避之之意三代之時非不使民也而未嘗有民
敢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於其法素非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畏使故戰戰兢兢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為苟簡之術以為不必
如先王之煩密慮慮亦可以為中飽遺曲而所心自為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刻絕之不復有為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愚首言之法
悍馬之羈勒西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身安能可以可生之身而必死之秋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亂世之人之狂者皆民也其
禍來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身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驚惶得去疾視其君如仇怨言宣民之過於無法以維之無教
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爭其一自初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評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若自初不教之人其知教者
若不至於有過也

明太祖曰致治在於善俗○在於教化○行則同倘可使為君子教化廢則中材或墜於小人
方正學曰夫君子在抱而啼苦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不可

教化

德化

教法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教民移革

使之見刑罰之威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惡生刑罰習其心則不善之惡生故為治者不可不慎也
朱子曰東坡策教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彼曰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宗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又言過化存神之妙曰雷震
而萬物生動霜一降而萬物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汝逆欲以治四方凡動亦是此意所存主矩便神妙不測如至斯至道斯行之類
昔秦雍之地次洽不主王之德則民樂於為善而與二南之化無策於勸唯之令則民樂於為暴而富強之業
唐長與初引九徑版印賣之胡氏曰有天下正家必以律法示教化不意五代之君吏牧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矣乎
匡衡告元帝曰帝者吐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矣之化澤故篤於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吐人暴弗秦穆貴信而士多遊死陳夫人好巫而
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富聚太王躬仁郊吐貴怨由妙視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教民 附移革 觀感 導率 好尚

易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視民設教三山劉氏曰視民設教如角之末業教以農桑備之注風教以禮別俗如雷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易曰視望而不薦有孚顛若下視而化也進齋徐氏曰以四陰視二陽而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顯然可仰則天下有昭感視而化如舜恭
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茲之感固如此也○君有一善下有二亂
易曰視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成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程子釋之曰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無有差忒至神之道莫
可名言惟聖人默契其妙用設為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其如勸舜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視而戴服如四時之應
乎天而無有差忒也所存甚神故所遇而為茶而天下平如上天無聲無臭而萬邦皆作乎也
易明夷之九三云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程子曰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前進明方獲其耕紂之魁首而舊染汚俗未能
遽革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流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此所謂不可疾貞也
平庵項氏曰易卦言文教風俗之事者凡七巽之中命行事小畜之懿文德盡之振民育德視之視民設教始之施命誥四方漸之

觀感導率好尚

居矣德善俗鼎之正位擬命皆是化民成俗之道也○程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董鼎曰益賢焉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况苗民尚
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一也○周濂溪曰子室之邑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夫由三代以上教治天下而教與法為一由三代以下以法持天下而教與法為二教者防於未然而其導之也順法者禁於已然而其遏之也難
夫人生而有欲而不知節則放僻奢淫無所不至故為之都鄙州縣以處之為之宮室器用以安之為之衣服飲食以養之而不知則律
故為之章飾品列之數安之而不教則偷故為之高下大小之等處之而不教則爭故為之祿賞此固之法朝覲聘問之禮修而教行於朝
遂矣禮字備薦之儀秩而教行於廟矣春乞善造之規立而教行於學校矣蒐栗簡卒之制而教行於軍旅矣士田農工商之
業勸而民困於教矣慶賞誅罰之舉明而民不倍於教矣幼而服習至於老死而不見異物上行下安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故
使之者不勞為之者不怨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皆不出於居處動作言動哀樂之間此所謂教與法為一也降及後世師範
識治者類皆安於苟且不深曉以教治天下之意以為此近濶不適用耳持吾之法足以鑄一代之治其朝夕從事者以簿書獄訟兵
食為急曰此乃法也至於治天下之教則撥捨精神具其名物藏於有時出而夸之曰此乃教也此所謂教與法為二也雖鉅幕其名而不
知實則亂之招也泥生於籠水而不通度則敗之端也急於教而不以漸則止之徵也必行仁義為本正風俗為先○禮載告神宗曰後宮有大
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飯則四方以膏粱為污

朱子曰却得朝廷如此則大野猶煖煉一番等渾殺夫雜之類不須大段比磨勸辦不自無所適其情矣

曲禮曰毋不敬毋若思安寔諱安民哉朱子釋之曰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教足以安民呂大臨曰三者正則無所性而不正天下雖大
取之修身而無不足

王介甫原教曰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善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教吾義忠
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教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教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教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

禮矣天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為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於法令、誅我之間、嚴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野、曰：臣而君、君而臣、子而父、父而子、弟而弟、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實不虛、則罪歸、國之師、族、御之長、跡者、時讀、密者、日告、是其悉矣、願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不其嘉石以漸之、國土以苦之、甚者矣、於帝朝、放之於裔、未卒不可已也、此謂民之所以教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

易之現曰：現盥而不薦、有孚颙若。程子曰：昔胡翼之云：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若極其莊敬、則下視仰而化也、為天下之視、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禮數繁、備則下民盡其至誠、顯然瞻仰之矣。○禮曰：下之事上、不送其命、而從其兩行。

盥之象曰：山下凡有盥、君子以振民育德。臨川曰：善乎君子之現象也、風在內、尚能振動外物、則象之以振動其民、山在外、而能涵育、內氣則象之以涵育其德、振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己之善、明德之事也。○荀子曰：唱默則民應也、儀則下無動也、教養之象曰：天地交泰、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程子曰：天有四時、而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教也、教民、鉤、耨、澆、是輔相也、夫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至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為民典法、言左右民、皆是也、海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園而已。

鹿鳴曰：視民不眺，君子是則是效。言孔聖之德音足以示民不偷而厚之、所尚則效也、皇矣曰：克長克君、言教誨不倦、而施之以刑、責也、板曰：天之福民如種如麓、如璋如圭、如取、擣言天之罔民、其易如此也、抑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時慎之、言人一身為天下法、故能人盡道、則四方皆效、能大厥德、則四方皆從、矣、角子曰：母教、梓林如李、附君子有微、猷小人典、屬言不善之教、如梓亦附而尚、且若是、况君子之善道、小人豈有不屬者乎。

記曰：成人有見、死而不為之哀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奎則饋而饋、有匡范則冠而冠、有儀先則死而子身、為之衰、朱氏曰：終之饋者、必由子匡之所、成饋、饋之有匡、非為衰之饋也、為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子儀之所、飾、飾、雖有之、儀非為冠之冠也、為衰而已、見死者、必為之服、衰、成人之服、衰、非為見之死也、為子身而已、應全華曰：一邑之宰、如此有任者、得人、且如何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從妻之、民楊、宿相而有感、騶者、樂之效。

丘嫂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夫甚者、甚於君也。林之東、蠶之民、無所不知、識見上之所好者、在此則涎以趨赴之、傲效之、始雖一二而終至於千萬、始雖涓滴而終至於滔天、所謂甚焉者如是、是覺人君之好尚、起於一念之偏、私頃刻之頓、適而不知天下之人、從凡而靡、遂因之而成風俗、或以之而致亂、之、然則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謹哉。

文治 附文質

易之賁曰：文以止人、文也。潛喻胡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徑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剛柔爻錯乎六位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繫於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豈然有分而相守者、文之止也、則是卦中、雅明而良止者也。

賁曰：視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胡潛喻曰：聖人南面而王、視三先之次、知四時之度、視五禮之秩、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是用賁之道也。○易曰：賁亨、小利有攸往。程子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易之雅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平庵項氏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草木麗乎地、而成文、雅之一卦、有重明之象、故君臣上下、休重明而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之文明、化矣。○山下有火、賁之文也、風行水上、賁之文也。○記曰：文王以文理。

夫文者、質之用也、天也地也草木也禽獸也、至於人也、莫不有文、天之文、日月星辰是也、地之文、山川嶽草木川瀆是也、故條華、草、草木之文也、羽毛、齒、角、禽、獸之文也、此四者之文、至若而廣、民類之生、矣、然人之文、則又有甚焉、非日月星辰之有常度也、非山川嶽草木川瀆之有常度也、非條華、草、草木之有常時也、非羽毛、齒、角、之有常數也、靜而容、動而言、語、容、形、而修、道、達、而為、政、化、治、已、治、人、事、親、君、一、日、而為、愛、隨、用、而、不、置、無、五、采、之、耀、無、六、律、之、美、而、能、悅、乎、民、之、身、目、者、人、之、文、也、然、無、質、不、可、以、成、若、天、必、高、而、後、日、月、星、辰、係、焉、地、必、厚、而、後、山、岳、川、瀆、載、焉、草、木、之、有、幹、而、後、枝、條、華、實、附、焉、禽、獸、之、有、形、而、後、羽、毛、齒、角、備、焉、也、今、有人、忠、正、而、容、兒、莊、行、事、誠、而、言、語、華、修、道、而、有、修、道、之、寧、為、以、而、有、為、政、之、效、聲、譽、籍、反、顧、而、無、愧、者、此、文、與、質、相、稱、也、今、有人、容、兒、莊、而、中、心、不、正、言、語、華、而、行、事、不、誠、修、道、而、無、修、道、之、寧、為、以、而、無、為、政、之、效、聲、譽、籍、反、顧、而、多、愧、者、此、文、稱、勝、質、也、夫、文、質、相、稱、之、文、隱、而、愈、顯、掩、之、

舉業選士科目取人

蓋非於身而及於人於今而垂諸後世天壤同榮也若文稱勝實之文靈而彰揚之者自歎而歎人事債而名醜譽此敗素故帝

梁以朱常朽株腐木飾以青黃非不赫然稱美也及其用之久而服之習也隨手破壞塵土同收矣其可証哉

呂中曰五代聖賢昏睦之久所以啓皇宋尺日開明之候天降時雨皇天出聖聖家將興必有休祥然奎星固太平之象而案筆啓

斯文之非也當是時師魯明復之徒未出安定湖學之說東行西北伊洛閩之中學未感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三王之

初矣

方正學曰天下事傾於極盛之餘而衰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為大患者故帝之末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

具為玄為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求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自愛而物之至美非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

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法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為不然公龍之以知巧誘之以權詐

彼將各逞其所以肥焉于世紛紛相伺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彈矣吐家之止罕或不在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

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指也去先王之世愈遠是神不知其兩在者久矣求之於適邑巨都並乎不可

致也求之於華頭之位適乎其異於斯也及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

至美發何而不至於昏亡也邦吾視閩中之會凡春舊老成之士於言履行多質實且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性飾智以相詐

祿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

孔子稱堯曰喚乎其有文章按書所謂欽明文思九章堯讓先表年章百姓皆充文章之著見於外者子貢所云夫子之文章亦若是耳

朱類問夫子以儉戚答禮之本曰禮頭只是如此許多文飾皆是後來事如儉和末古有儉對後來奢而言之此堯土階而不為儉

汝人稱為儉耳東坡說忠實文謂當初未有那質曰汝來文便稱為質夫子之從先進亦此意

真西曰聖人感德蓋於中而不輝於外北威儀之中度言說之當理文皆也詩人稱丘被曰思文孔子稱堯曰喚乎其有文章

貢曰夫子之文章皆以之謂也

舉業附選士科目取人

錢收俞曰或問時文可傳乎曰不必傳王右甫始作制義而介甫之制義今無復字列矣或覆甄集而得春秋義者前元應和之作先

國材夫子感可以奮筆也然則可疼乎曰何可疼也三百年之舉子精神心術著見于是天啓乙丑以汝文脈失與卒有百年之嘆

于尺幅見之識微之君子慎思之可也

又曰橫浦心傳曰或問科舉之學懷人心術近來學者惟讀時文剽竊更不管理會修身行己是命事橫浦曰汝說凡子也學

者先論說若有識者不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也但莫作凡子

見識近矣科舉何尋壞人

又曰王龍溪云孔叢不出讀書作文而事讀書如飲食人胃不能盛過輸實積而不化謂之食瘕作文如寫家書句之道常事

自有條理若替人寫書用羅浮語謂之書舌于此心即學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

又曰何謂舉子之時文本在術通訓詁析理必程朱遺詞必歐蘇規矩偏尺不失尺寸開闢起伏渾然天成自王守溪以迄于顧東江

江青湖唐荆川詩在誠懼昆湖如諸察派如授衣鉢神聖工巧斯為極則險焉之間列定于馮開之蕭漢呼李九我表石浦陶石

簣諸檀守相繼謂之元肺江河之流不絕如筏久而漸失其真楊震林開串合之門顧非伯談倒押之法同風極響奉為金

科王條著苗稗穀似是而非而先民之矩度與其神理漸滅不可復問矣此舉子之文之偽體也

又曰何謂才子之時文心地空明才地富有風樞陣馬一意千里不知其所至而能者願誦為錢鶴羨茅鹿門故震川胡忠川顧陞

陽湯若士之流其最著者虞潛然王若石素小惜其流思也蒼蕩如郭仲興雜亂如王遂東竊御竊與泛駕自臺可與龍文虎脊並稱

天馬乎妙才子之文之偽體也

又曰何謂理學之時文李彭山姚江之別支也楊復孫近鷄之嫡孫也趙夢白洛陽之耳孫也李卓吾紫柏之分身也移心信理

九 人取目科士 舉業舉

現量分輝可以任同拓心肯存明眼目既得神先生罷問講學点級咄呼招接門徒以燈認腐爛之辭為扣門乞食之計風斯下矣文亦如之此理學之文之偽體也

又曰嘉靖以前士習淳厚房樞坊列飽無僅有布許送程墨行于世者教清江項既東也嘉靖末年昆陵吳昆龍吳江沈虹達時賢之白稿青衿之誠讀皆不得出入焉為曆之中要江王庭季始下採月朝之評然用以別品峻門戶而已未及乎植交為眉之末武林間子將元始建坊呼之誠飲用以振朋儕聲氣而已未及乎利積積之間風氣益愛盟盟社博奔走獅跳苑其筆蹟與行卷交馳除日祇報與文評推也談言極遂談典吐運相終始以選文事徵之亦當代得失之林也

蕭鹿門云王唐麗薛正宗之外錢善山善於輝枯題能敷演一言為千言自用俞善收檢長題能攢簇千言為一言汪陽先生與此學者言麗唐之文中紅也我之文在也陳節塘儲櫟桐之文猶也

夫士之居今世聘聲譽者身以科試文字相矜或扼腕游談者無不視其兩解之疏數登意高下為其月朝重輕焉則其文詞其韓所談類於俳者也即雖有妖奇傑卓曾董曹列之論要欲不為是取名而為不能售故不得不列方詭法以俯就時好蓋國朝科試之學於是為感不文章深病焉

夫士君子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求之氣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來以是取士雖有聖王之學堯舜君民之志而不以是進終不能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其賢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之是短耳是短之不飾是謂無禮不可庸於交際矣故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不可工也不工於舉業而亦於侍進是為飾是短以因其君也自可守我其故飾是短者非以市媚於主致吾誠吾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吾耳吾知舉業之可達於伊傅事業矣是豈布兜要祿之登歸也耶

吾讀徑要通之於講席也吾讀史或讀詩若文要來之於科場也嗚呼徑以明道史以稽古詩文以纂言皆是聖天道德修業之寶固不為科試設也學者以是心讀之則固無與古聖矣本旨相刺謬矣

夫論以視識表以視詞策以視蓄然自古文章之主識薄博士家言者蓋以取法於一日之卷取決於一夫之目以故才者不能登其魁魁者不必中於格

宋子答毛明壽曰為屋之文固知矣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是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夫詩賦有聲律而其見任義是故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於諸書無而窮徑義所問之目各逐本徑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立之文任義則理趣相闡可使他人而作詩賦難為預備足見舉人倉卒之才任義則易為牢籠多是在外所撰文字

宋子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繁縟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便餓之迫有不獲而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為俗樂風詠迭相奉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注亦慕而為之無所於迫而流取術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稱本學以從事於偏屋無用之天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矣修己治人之方四家禮義虛無之教蓋茂矣

宋子招舉人白晝曰曰恭惟居家以科舉取道簡而代之舊規非以任義詩賦策論之區者為其以得登天下之才也然則士之所以講此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澤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微辭無根之語以應一朝有司之求而遂已乎

論同安學者曰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兩於學而已格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之之所以學舍科札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之人學止於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札斯已爾所以教之者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若果何為而致於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且以至於惰惰而不知返終身不能有志於學

又曰近世之俗自父母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所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虛虛無常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闕里終身不至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改者未必不由也射之為末業而君子稱事每至以為仁者則亦以不怨勝己者而反求諸己也為私業者誠能無責有司之心而惟己之

諱名

反身則其可重宜猶不若射而由是而進於為仁其術亦非是矣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而久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而已
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才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廢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進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安
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且選則其所得宜復有異能之士非蓋明經止於一芸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博聖人之古矣良
止於窮策或選後而不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崇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中韓之言陳湯孔
茂才而有不奮父喪之辜徐淑乳者處而有不能冒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異其有卓然不群之才亦其中者
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科目也鄉里有推亂之公而州郡有辟亂之召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紳門
送板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諱也

名諱 附字諱

牧齋曰韓退之為李賀作諱辨二名猶在不諱之義詳矣而予竊諱之所自是曲禮曰年笑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生
者不相諱在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春不非禮子曰年笑必諱生事畢而鬼神始也既非笑字夫孰木鐸以命于雷曰
舍故而諱新于禮植曰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五尸年笑新諱是以為世遺事之畢矣復以鬼道事之也故玄曰諱不復
饋食于下室而鬼神之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王肅曰故謂五廟諱者左傳曰內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若子之淫質之
于傳古人之制諱也生事耶死事耶吉禮耶凶禮耶故曰之死而致生之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今
之謂諱諱者憎于生事鬼神舍故諱新之曲而難然曰諱諱故諱之不知而諱新諱斯不仁不智之尤也孔子謂為芻蕘者
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乎用人乎哉今人不讀書不考古不悉忘諱典故但以猷諷教諭為蔽事之生致元隔于大不
敬之律而不自知斯孔子之所哀殆于用人者也
崔頴曰唐之詞客而程伯子名之柳子厚不伍文之堂而張橫渠字之然二夫子不害其為大賢

字

欽宗時胡安旺曰古者不以名為諱老典稱有錄在下曰虞舜則克舜者固二帝之名而老典乃虞氏史官所任直載其君之名而不
避也周人以諱為名於是諱禮並臨文不諱禮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
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正王在班而書魯伯班間王在庚而書晉侯庚恭王在句而書晉士句莊公在句
而書同盟于出德公在申而書戊申朔襄王在午而書陳侯午寔公名寔而書宋仲父寔也按春秋書成當恭王之朝宋
公之世自乃恭王之名也庚即三世之穆也宋即襄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回避春秋為尊君父而作
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以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為諛諛而不知恭慎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微為道者
易人之姓以莊為嚴者甲乙之紀以西為景者易郡縣之考以隱淳香為漢者又其甚則有父名晉甫而子不敢應進士
舉者忘諱既繁名寔愈亂本朝於諱於漢唐故事未暇盡舉矣
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林文王則不敢斥之曰父王昌書林惟甫元孫某與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
亦有王孫滿彙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司公名傲而後世之臣有公孫傲周頌之雖曰克呂厥後噫嘻曰厥爾爾皆
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間王在庚而書魯伯班間王在庚而書晉侯庚恭王在句而書晉士句莊公在句
韓昌黎曰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言在在言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為其而止與蓋之類是也今
李賀父名晉甫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各晉甫子不得亂進王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你
法制以放天下者非周公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諱嫌名唐王制上孫室為昭王魯魯之文各晉魯子不
諱昔周之時顯期漢之時有杜度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問又
諱車轍之輒為某字也諱亡名姓為野翹不問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車及詔不問諱許執東轍也惟官
宦妻乃不敢言論及穢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守法也今考之於律質之於律稽之於吐家之典賀舉進
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魯參可以無諱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魯參周公孔子之

行而諸親之名則務勝於魯參因之孔子亦見其感也夫周公孔子魯參乃此於官宦者則
是官宦官者之孝於其親矣其因之孔子魯參者耶

古人有二字名而一字者鄭當時字莊廷壽字戇張釋之字季顏之推字介

至論曰古人之以諱也徇公而合乎禮後世之以諱徇私而背乎禮且古之臣為君諱子為父諱此當世之禮也詩書不諱也
臨文不諱也而中不諱也若文王諱昌而其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休其行而邦其昌厲公名胡而其子宣王時詩曰胡
胡不相畏者詩書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莊公名同而書同盟者臨文不諱也周公成王詩曰克昌厥
後又曰駿若爾私者廟中不諱也此非徇公而合乎禮之為漢帝諱者微侯改為通侯秀才改為茂才此因尊其兩當尊
彼后名難避而字易野絕宜亦尊耶為唐帝諱字者列淵易為列元海戴國易為戴若思此適其所當辟彼漢
元帝之父名某改某中曰省中豈宜避耶若夫宋之識典不識皆稱師魯兒童走卒皆誦君寔是以字稱之也市井相
語指元城曰列待制閨婦相呼指魏公曰張却督是以官稱之也稱寇某曰寇老祿包極曰包老示其尊敬之意也至姓宋
而不名郊為時諱也如此如元稹以元稹為號之故而稱名宗之意又諱林而不除翰為親避也如此李賀以父名晉甫而不應
進士之義先正所稱皆有古誼豈若後人後之拘私之失歟

古有字無字至唐猶然太白之青蓮取禪談而資詩興也子美之草堂指其屋而思其人也知非其字也其後或有字者
而少如昌黎柳州並無字逮宋中葉大章鉅學歐蘇氏數公始自為字其末也名人學士皆有其字而間有無字者如
葉之有、者者降及明世下至法康販夫莫不有字以自異亦以識其貨物其飾之勢也

方正學曰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眾也其異於眾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也行耳德也而仲也為良臣蠲
硬動之微也而王暢為貞臣滅惡微也而子羽為君子瘝不祥也釋也以此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乎矣聖仁義忠孝也
若天下之美名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為名字人必以是字加焉故以表言為稱謂

名諱

字

號

十

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宜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宜亦眾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披籍而詳豈非窮行有
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道也稱于一邑不能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可聞于後世者每百年傳之久
而遂止者為甚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為孔魯立則見時與孔子同姓名矣特一二非惟孔子傳後世為學者師而
彼成無間由是知名字之不可特苟無是稱雖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况於美言乎

又曰古人之於名字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美惡也商以甫質魯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成矣周公孔子之所從出也其加
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以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而亦不從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夫于何之木不
自言而人稱其為子何字權權權人必權權之是豈名之為貴哉有其字之為貴也

柳州游黃記溪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黃神王姓善之世也善既死神更黃氏世來擇其深峭者潛身始善曰余
黃吳之倫也故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產相趨而又有本其所以得言者蓋驗

古人尚質其稱其甚不同樸如名冠字季子以伯仲周制也自漢漸就彌文進衰周以來如兒俗子東園公角里先生河上公之
屬乃是一時人相稱稱耳未必其自號也陶弘景自稱華陽隱居凡書疏來往不用姓名後人之以別號代名字蓋昭於此唐
人重行節雖官位窮顯必無稱第若太白之青蓮子美之杜陵亦詩話中偶耳之非其常而自稱也惟王無功之東臯子陸
魯望之天隨子之賴頌同陶隱居宋人始盛因號南渡以後無人無字至近近代則雖武弁商賈下至廝役之賤無不有
其其很雜極矣王元美同輩諸公事之尚古雖有有字至其書隨詩章例稱字而不用字頗覺古雅然究人用字自也我東別字
之推近來其甚厭之昔欲放元美諸人而為而師師俗例尚爾因循

漢為明帝諱改莊周為同莊助為四助性君平為四君平晉為文帝諱改王昭君為明妃唐為太祖高祖則天諱改石
佛為季竟列洞為元海龍照為乾照又諱太宗二名至以世宗為代帝易世之後周洞帝照皆復曰而餘皆至今不變

尊

尊

受

十一

尊

附尊辨辭受

哲宗朝畢仲游曰王者興必有其德王者之數必有五行王者之起必有其地故有道德之号有五行之稱有地之名聖人
 王天下三者不待求而有之矣後世淺聞經學強以謂三皇之德有餘五帝之德不足故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顛頭以夫天
 下之号因其名是以伏而化之謂之伏羲神而化之謂之神農得其中和謂之黃帝是象其德之号也若顛頭以高陽為氏帝學
 以高辛為氏堯以陶唐為氏則曰其名之号也殊不知三皇之起必有其地則必有名五帝之興必有其德有德則必有号傳其
 德不傳其地遠而畧也傳其德傳其地者近而詳也以其遠近詳略故少昊之起既以德為天下之号而又或稱窮巢者則尚傳其地
 之倫也不然以道之中始而為顛頭以翼善傳聖而為堯以仁聖感明而為舜是豈非德之号邪

唐穆宗詔曰強我懿号不若使我为有道之君加我尊号不若處我於元過之地

德宗朝陸贄曰尊号之與本非古制行於安恭之日已累諷冲龍乎喪祀之時尤傷事體今者奎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德
 禮祀中區多梗大慈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群心痛自貶損以答謝灵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
 美名既辭追咎之誠以累中與之業乎

又曰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有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号極美之大
 名雖欲浸更无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義之皆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号者或曰皇或曰
 帝惟自一字且猶不篇禹湯繼與莫非大聖尚自菲薄降号為王高祖秦德表於殷周而名高稱於魏晉漢皇共帝始總稱之派及後
 代昏僻之君乃有聖烈天元之号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号无補於崇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諫光稽古之義
 崇之獲矜能納諫之諫得失不伴及然可辨况今時屬也否亨遭艱難尤宜慎思以自貶抑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号以
 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諫天亦助順惟謙與慎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
 无窮矣玄元之德紐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遺札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

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稱之以其能損已也

憲宗時韓愈曰昔者禍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克誅九嬰以受下土血兵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不謀於廷不戰於野收冀定幽之債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咎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嗣位以來歲有餘矣臻此功德何其捷於以非常之功龍尋常之辨以冠古之美屬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者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

神宗時司馬光曰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朝遂為故事回猶至今伏見太祖開寶九年君臣上尊號

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宗終不冒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曰前所加尊號朕從省

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群臣愚請乃受法天從道四而已字其後遂終身不復增

蓋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共契丹常有泄來書後有尊號中國

獨先足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讀單于答以尺二寸讀自稱天地所生

日月所置凶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諱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

宣祖大王快雪祖誣重新邦運其時既已再上尊號美大之宰隆是之典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元疑万世垂示而有諱

矣不幸先海之朝姦兒煽亂愚弄君父恣行諂媚先海前後六受尊號群臣有十二回臣之諷其上下相賊名宗元倫有如此者而猶

復肆其欺慢上及祖宗乃以昏枉濫偽之舉推本於宣祖功德凡再進徽號俱屬無據

唐文宗不受尊號曰閭閻彫弊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胡氏曰人君不啻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一言為名而不敢兼也則

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習為諂諛陷主於夸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知謚也則不受尊號知无其宗而當其名

之為可恥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者可以為後世法矣

柳子厚表云白虎通曰考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與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洎我

祖宗咸曰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有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歌視天意於符瑞敢請

謚辨

程案曰唐追高祖以下謚考或加之于十八字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蓋謚法布義行剛曰景主義行德曰元保民者文曰明

溫柔聖善曰懿中和純備曰德道德純一曰思好和不爭曰安好廬自克曰節安民治古曰定明德有勞曰昭尊賢讓善曰恭柔德

好衆曰靖愛民立政曰成辟土有德褒強毅執政曰威慈仁知民曰順愛民好典曰惠辟土宜吐曰桓明德有勞曰昭執心斷決曰肅剛

德克就曰肅大而化之曰聖思慮深遠曰翼一德不懈曰簡申情見曰穆博聞多能曰寬柔德好衆曰靜聖善周聞曰宣慈

愛慈常曰孝執事有制曰平清白守節曰貞愛民長壽曰恭夙夜共事曰敬小心畏忌曰信

文王雖為西伯不為書公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季子以謚也史云夏商以上无謚以其歸而已

憲宗以明李夷簡曰古者始封為太祖而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

武王魏晉以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諱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而後咸稱宗以成法

不然太宗稱汗平玄宗清內亂肅宗以復兩都皆折祀及正稱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宜稱宗制

大明大臣有功德者其謚皆自上賜洪武中武臣有謚永樂中文臣有謚

魏明帝曰尊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庭崇稷契歌頌有妣姜嫄之事明威

德之際派受命所由與也人謚者何也謚之考言引列行之迹也所以勸進成德使上務節也

宋王陸上仁宗謚考曰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勿不誅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誅之春秋公羊說讀誅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

然乾魚元年夏既空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圓丘文臣以考天子之謚當尊中書門下御史全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

司三品以上於南郊若天設官然後建廟以聞近制惟該書撰諱即降詔命聽僚不得參聞頻違稱天之義

表記曰元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取名之浮於行也

德宗朝顏真卿曰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己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功而惡者懼也唐虞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

謚辨

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盡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諫父臣不得諫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莫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早大朴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為榮漢承弊吐餘則奈以用之君臣易名事欲至當少不以謚多不以謚廢衆美所政可一言而盡矣

程子曰正從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為也又曰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教過也故至尊無文至文尚質之數極於一先身之美足以彰父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常之德亦以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太祖謚天武用漢制也太宗謚曰文行周道也此太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上元中政在官室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去此臣竊竊命有加至土字者

胡雲峰曰昔周公作謚法也豈使子諫父臣諫君哉今天下之禮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者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諫善則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止而又當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者則非吾父不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此忠孝臣子不忍為也

程子曰至初功過之直功得其直而天下為善莫得其所而天下懼其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安莫善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可登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雖美惡之謚一立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朱子曰古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為謚今加二字或四字皆非是自周始加成烈王慎親王是也尹和靖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出屬祿者此孝慈為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文字大小皆公張橫學卒門人欲謚為明神中字以質明道之問溫公曰子字平生用心欲章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豈謂大夫以上也禮記所由久以為士之有諱有孫有父始子字之官也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賤不諱貴知不諱長也惟天子稱天而諱之諸侯相諱猶為非禮况第子而諱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諱不聞第子復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字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字之志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仲孟貞曜為比焉若此於孔子之尊

功聞國朝舊制若非宗職階正二品者不得謚然蓋亦有爵秩未準而得謚者有通學則謚若參奉臣孫敬德之謚文康是也有節義則謚若提督臣趙憲之謚忠烈揭討使臣高欽命之謚文烈是也參判臣金長生以長德而謚參判臣鄭維繼以子節而謚水使臣崔震立以力戰死事而謚贈政臣金雅以守正不撓而謚

晉之賈充奸回賊逆謚之以荒固以幸矣而武帝更之唐之敬宗奸邪取容謚之以謬亦幸矣而高宗易之此不足以掩其大惡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也生則謚其爵位死則謚其名善者不知所功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

喪制 附喪禮

喪制之廢久矣曩聞中祭主人夫衰絰而御酒肉初甚恠之及聞其朝夕之哭終三年不怠雖悍夫悍婦莫不聞其聲而感乎中不能不潸然而泣下乃知中國綱常之懿猶未泯也高麗自周封殷太師之後蓋受於夏矣喪未不三年也而百日即若不茹葷善文而食稻也自若宅兆之下送死之具畧同中國而虞卒哭則日拜祥而禫其禮固在也而朝夕不哭故人不知其猶在制中也由是視之若今天下喪制得失蓋相半矣

禮不難行於朝而難行於野其行之難非盡情之難在於盡其文而已國家既定五禮儀乃今參引先正定論以損益之以至公徐謬制悉從整華仁孝之道自上達下大本立矣

禮記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衷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不勝喪乃此於不慈不孝又曰毀不減性不以死傷生也孔子曰毀瘠者君子不為也君子謂之无子伏惟高明之學此等禮文講之已素豈待愚言之喋喋乎

夫三子三百莫非天叙天秩而先王慎重之意特於喪禮尤重焉蓋死喪之哀宗天理人情之至其厚薄之等隆殺之節如天經地緯之不可以亂也夫以日月固是後來衰薄之風雖時王所制猶當變而通之况大處於禮經而旋又降之其間節日又多紛紜并錯亂侖眩亂中外昧於奉行真所謂茅纏紙裹不成模樣也朱天子論典制曰既注之失不改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

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衰除之前尚有可記此誠今日之可法
按國朝古事明廟大行未葬之時宣廟臨庭講祀禮表禮諸篇蓋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乃是禮經之文其時侯賢
滿朝必有可考據而陳請也夫豈不義而宣廟行之
聞諸長老以為國恤之禮在朝者哭於朝在外者哭於野在深山窮谷者哭於深山窮谷蓋以一國之中均是聞國之內初先彼
此之殊也

朱子在南康時嘗喻曰密聞賢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慟之情也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學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是以昔者先王制為喪禮曰人之情而節文之其居處衣服飲食之間皆定制
降及中世乃有墨衰之文則已不能免於先王之意矣然準律文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志哀作案後三年雖戲後一年即過樂而
听及祭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世无古今俗无厚薄而有國家所以防品節之意尚丰混也

劉翰仲問朱子曰宰我遊聖人之門有短喪之間不類學者氣象請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
以若宰我蓋欲聞其過也炳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對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戰栗之對方而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視其
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間

張南軒曰考勝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已久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禮既
先祖五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此豈非其根柢耶

真西山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我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昔以下貴賤有殊父
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先百官謹然爭之及達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也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龍舊之陋見而以
爲知禮者康藝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文先乎然文公一以一身之則情然而廢天理之
在人心固不可泯

朱子曰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辭上只說齊疏之服舒饗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系大本自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
年各疏餼食喪禮之大徑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任然其學得孔子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
若疎闊而於大本大徑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度以立之則禮雖先王未知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說禮者不
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敏者卒以就字大不備而後已此則所謂以深歎之也然先孟子之學而強爲之如叔孫通者
廢之流是又不免括意之鑿登而已

聲音 附方言

鍾氏曰風土殊而呼吸異東方之音在藍南方之音在卷西方之音在嚦北方之音在啞使乎喉者不利乎唇使乎齒者不
利乎嚙於是訛正聲於辭論是非出字由說繁然清亂乎天下矣夫不正聲正音鳥能正之噫辨音之生矣其必待人而後正者歟
南方以都音指東人以來音指在齊得來爲登來在魯何居爲何唯此處於方言之不用也

上官氏萬里曰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韻功能奪造化之巧司馬公之指事高爲四祥等字蒙古韻以一拜該四祥皆不出于義區城
蓋但欲考反切用而未及於物理也慎皇極用拜音之法越越前古以祥起數以數合卦而物理可得以推矣詳見祝氏鈐而祝氏又或
與康節有異同處

鄭夾溪曰四拜爲徑七音爲律江左之儀爲韻書知縱有四拜而不知側有七音縱成經術成律經緯不交所以立韻之源今考經書
拜者律音爲律律者唱音爲和此律彼律一縱一側而聲音之全數具矣音有十音有土者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於音之用數中去
音之休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音之休數四十者如天數死十地數无一也以音配音而切韻生焉翕闕清濁之辨而三萬四千四百八音
在其中矣

邵子曰音之數至七音之數至九何也天數之用盈於六而極於七地數之用常止於九也音之數七如多良千刀妻宮心七也音之數九如吉里一

音 方 言

十四

安夫下東乃走思凡也。又曰：約法開聞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又曰：約法先開，後開者，純聞者，夏先開，後開者，秋冬則閉而無聲。天地之間，萬類有之，聲者，熟枝之然，草木之叢，枝也不動，則其體無聲者也。有風動之，則有聲，然則聲於草木者，風也。金石之至，頑也不擊，則其體亦無者也。有物擊之，則有聲，然則聲於金石者，亦物也。凡萬類之振，蠶而音者，亦必有之，使之然也。人之生乎世也，五臟具乎內，百骸形於外，其本則聲，有聲，有氣，積於內，而外於此，此後為聲，為氣，於人者，氣也。氣之出，亦非一也，有用之聲，有用之氣，用之聲，噴嚏、鼻、唾之類，人聲之無用者也。唯言笑之類，人聲之有用者也。有用之中，亦有美聲，人聞其聲而好之，則為美聲，惡之，則為惡聲。美聲之中，亦有字，字產於口，而不著於文，則為虛聲，出於口而著於文，則為實聲。之中，亦有正者，邪者，或似正而邪者，似邪而正者，人之不其聲，而存於人，而著於文，而合於正者，謂之善鳴，之切，厥惟艱卦。

世宗親製諺文二十八字，以儆家分，為初中終，字字雖簡，易而轉，模之窮，祀判，鄭，攝，趾，序，曰：有天地自然之聲，則必有天地自然之文，所以古人同，古制字，以通萬物之情，以載三才之道，而後世不能易也。然四方風土，區別，音義，亦隨而異，焉。蓋外國之設，有其聲，及其字，假中國之字，以通其用，是猶桐，擊之，鈕，錐，也。豈能達而先，碍乎。安皆各隨所處，而安不可強之，使同也。吾東方，孔，字，文，物，擬，中，夏，但，方，言，理，語，不，異，之，同，學，古，者，患，其，音，之，難，曉，治，獄，者，病，其，曲，折，之，難，通，昔，新，羅，薛，聘，始，作，美，讀，官，府，間，至，今，行，之，然，皆，假，字，而，用，或，漢，或，宋，非，但，鄙，陋，無，稽，而，已，至，於，言，語，之，間，則，不，能，達，其，一，焉。於，冬，我，錄，下，刑，刑，于，八，字，者，揭，例，義，以，示，之，者，曰：訓，民，正，音，象，形，而，字，假，書，象，同，音，而，音，協，七，調，三，極，之，義，二，氣，之，妙，莫，不，該，括，以，于，七，字，而，轉，換，天，窮，簡，而，要，精，而，通，故，智，者，不，學，朝，而，通，愚，者，可，決，旬，而，學，以，是，解，書，可以，知其義，以是，所，訟，可以，得其情，字，約，則，清，濁，之，能，辨，樂，歌，則，律，呂，之，先，諧，無，所，用，而不，備，無，所，注，而不，達，雖，風，鳥，鳴，鶴，鳴，狗，吠，皆，可，得，而，喻，矣。遂，命，臣，等，詳，加，解，釋，以，喻，諸，人，庶，使，視，者，不，疑，而，自，悟，若，其，淵，源，精，義，之，妙，則，非，臣，等，之，所能，齊，揮，也。恭，惟，我，錄，下，以，天，經，之，聖，制，度，施，焉，超，越，百，王，正，音，之，作，無，所，祖，述，而，成，於，自，然，豈，以，其，至，理，之，天，所，不，在，而，非，人，為，之，私，也。夫，東，方，不，為，不，久，而，開，物，成，務，之，大，智，蓋，大，待，於，今，也。歎，心，為，音，主，肺，為，音，門，腎，為，音，根，△律，感，也，而，生，生，律，呂，與，天，地，同，和，音，音，與，律，呂，同，順，乎，上，去，八，偏，而，方，生，開，於，收，廢，備，而，方，音，生，律，值，天，而，妄，言，直，地，而，此，關，隨，隨，出，禽，隨，陰，而，入，昌，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純，後，五，音，各，得，其，道，矣。

肺至声八肝為時入心為言八脾為歌八腎為呻八肺為哭

冠禮

冠禮

柳州答章中曰：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希於慎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早，至外，庭，薦，笏，笏，言，於，紳，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慨，然，京，兆，尹，鄭，叔，佛，然，事，勢，却，立，曰：何，預，我，耶。乘，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邪。存，為，所，不，為，也。

匡衡，孫，曰：禮，適，子，冠，字，於，禮，之，用，禮，象，子，不，得，其，列，所以，責，正，體，而，明，顯，疑，也。優，大，於，聖，人，之，制，是，禮，也，典，而，有，節，廣，而，備，物，矣。夫，日，而，可，行，也，而，必，筮，日，夫，人，而，能，考，賓，也，而，必，筮，賓，其，某，而，加，之，也，苟，可，以，易，其，總，非，者，則，已，矣。夫，而，必，三，加，其，祝，而，命，之，也，苟，可，以，喻，其，志，則，善，矣。而，自，三，加，至，於，三，而，字，也，必，皆，有，祝，焉。大，其，聖，人，之，重，冠，也，雖，然，其，重，冠，也，非，重，冠，也，重，成人，也，其，重，成人，也，非，重，成人，也，重，其，將，責，成，德，也。 願，著，三，加，行，嚴，四，責。

夫，君子，服，以，飾，容，以，象，德，是，以，有，其，服，必，有，其，容，必，有，其，德，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之，不，稱，唯，無，德，也。若，是，者，君子，恥，之，人，能，知，此，義，則，亦，可以，知，重，冠，矣。知，重，冠，則，可以，知，自，重，矣。知，自，重，則，可以，進，於，成，德，矣。此，願，不，在，其，人，矣。乎。昔，趙，文，子，既，冠，偏，見，諸，大夫，以，受，其，教，而，稱，智，子，稱，成，季，之，文，其，宣，王，孟，之，忠，以，勉，焉。蓋，欲，其，光，大，先，德，勸，勿，替，也。君子，以，為，善，規。

音樂 附聲音與政通 歌舞

音聲

明，廖，道，南，疏，曰：古，帝，王，之，業，莫，善，於，虞，莫，感，於，周，書，曰：欲，問，六，律，五，音，八，音，在，治，息，以，出，納，五，言，汝，所，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天，數，五，地，數，五，二，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其，地，十，合，而，生，土，其，音，為，宮，地，四，其，天，九，合，而，生，金，其，音，為，商，天，三，其，地，八，合，而，生，木，其，音，為，角，地，二，其，天，七，合，而，生，火，其，音，為，徵，天，一，其，地，六，合，而，生，水，其，音，為，羽，五，音，相，生，旋，相，為，宮，於，是，字，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也。譜，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和，氣，而，後，有，和，音，和，則，氣，和，和，則，形，和，和，則，天，地，和，應，矣。

十五

音聲樂與政通歌舞十五

又曰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无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夏享先祖則舞大武

程子曰樂隨風氣至則極備若充之洪水方割凶未去和未有未知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能考備

收音曰吾於春秋之世得審樂者二人丘陵季子之听秦風也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固之舊乎脚腫之占楚師也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无功何謂夏聲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是也何謂死聲悲怨思怙滯心瞶殺之音是也是二音者生乎人心命乎律呂而著見于國運之存亡兵家之勝敗宋高祖趙也敵與漢水調息而滑亡八破擊而唐虞自古及今未有易此者也△樂之移人最速故古者化民以樂

謹按小雅鼓鍾之章曰鼓鍾將淮水湯且復心且傷三山李氏釋之曰聲之好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以見樂非政通而不守律於音也△論語註曰樂便是德之影子能計之正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回此以現其心

夫播休問德音清廟之中冷然宮絃起南絃俯仰大舞趨各得其所雖于虞韶之音也薄海內外谷城者噉泉沸者列吹萬不各質響不絕若奏自天於洞庭之野而百獸和鳴走鯨龍而舞鱷鯉也於乎感非百年一時非

朱子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无能曉者安之當三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吐朝雅樂自朴樸以沒士族無稱者成化年中有秋始呈正中有涼吐聞起而一洗舊習教坊推四人為冠其論曰有秋心平而手下正聞手妙而心酷百源雄揮而手雜正中調高而氣偏△通書曰嗚呼學者古以心今以助德古以宣化今以長志

東人效元良哈舞挫頭目揚聲屈背二足十指同時屈伸或作張弓狀或作狗行形熊頭鳥伸鹿尾風生自公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倡優女子解音律便容體者无不為之為以胡舞被之管絃自古及今莫不指之以風流事總先輩有識者聞或極言非之以為婦人之行柔嫵之態非人所為况乎我秋比如豚犬禽獸安得吾身上加以豚犬禽獸之事△朱子曰音律只是氣人亦是氣故相關

天地有自然之氣以成律蓋自軒皇採升於崑崙樂之器於是乎權與而一代之兵各有一代之樂惟我東方之樂初未免夷狄調啾之陋聖朝受命欽蒙皇祖御府之錫樂器始焉粗備逮我聖祖憲大王以上聖之資當五百之期取悉定律抹石作磬回方語以製腔回音腔以作譜八音乃諧雅頌得所廟祀之章朝饗之曲代各增蓋禮樂之盛都于乎獨于可謂盡美矣康靖大王乃命律典禮之匠撰定樂學軌範以載儀物制度之具書成而示之道蓋大章明崇極而地高然於主辰之變古樂異古制無復存者惟幸此書不隨灰燼收枯新爛之辭還都之初脩系府典倫舞廟樂漸復其旧太平文物庶見重親

扶律立本伏羲之樂扶持下謀神農之樂咸池黃帝之樂大淵少皞之樂頌頌之六莖帝嘗之六英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王之武成王周公之勺管樂名也漢之樂曰嘉至永安休戚未安文始昭德也唐之樂曰豫和順和永祚和壽和太和舒和昭知休和正和承和補和豐和宣和也宋之樂高安靜安理安嘉安隆安正安和安順安長安永安豐安信安靜安大慶也皇明之樂聖安治安安中和甫和凝和壽和也

通書曰古者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八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周禮官膳夫以樂備食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弄地官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朱子曰律呂新書序云古樂之亡久矣秦漢之間去而未遠其共其音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考法猶未嘗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奇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極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院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說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季子器說之會黜涅之辭而能有以詠夫天地之和

哉南狩以沒六十年神人情猶有未寤是固不違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曰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之天蔡元之當此之時乃俯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臣細不捐爬剔抉恭豆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朝豁然而融會貫通焉則斯亦可謂勤矣予謂性家行且乎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曲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之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擊師而後備而參琴四分之書亦无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矣

范氏曰戰時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狃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曰齊王之好樂聞道其善心深功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案今古樂何可同也但其民同樂之意則先古今之異耳若世教以礼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武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感頰則雖素以成英歌漢无補於治也故孟子苦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張子曰窮未知愛樂之情也

朱子曰如孝悌忠信人倫日用事播為乐章使人歌之做周礼該法則可代今粉壁所書某某非世宗朝樂頌散失未備八音已也秋鉅黍生於海州丙午春磬石產於南陽上慨然有革舊更新之意命朴堧造編磬塤取海州鉅黍積其分寸依古說制黃鐘損益以成十二律愈月制新磬二架以進音清制義朝祭之未始備矣

張子曰古樂所以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只以亦哀故晉平公曰吾无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明太祖於乾門閱雅樂曰樂以人聲為主入聲和則八音諧矣起居注能昇曰樂不外亦在於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先不知矣

許魯齋曰古人作樂寓性情風化於其中非為鐘鼓之銓鉤也中雅盡廢四夷交侵礼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无所係屬元氣虛靡邪氣乘之以人人倫之序刑政之苛礼乐之所故也

舜之韶射之虞、皆資於八音者也其音之不同猶陸昆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於湯作濮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其徵聲使人乐春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礼

周礼地官舞師掌教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教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教舞師而舞旱暵之祭祀周礼王將鑄无射間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神醫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仗記之三才平之以六律成於十二律呂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養六氣之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全美贊揚出澤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咏歌九則平民無惑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世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考之六間以揚治仗而鼎徽越也六間六宮在陽律間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際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極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以頽于亞聖之資夫子尚以鼓鄭聲為戒况不及頽于手董仲舒策曰王者功成作乐、其德也乐者所以養民風化民俗也其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声於和而本於情播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銷尚缺而管絃之声未衰也夫虐民不為政久矣然而乐頌遺風猶有存者以是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五声者義宮為土為信為思為君南為金為義考言者臣角為木為仁為民出為火為礼為視考事羽為水為智考听考物宮中也法中央暢四方而唱始施生於四声細也商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出社也物成大而繁社也羽字也物聚於廟宇覆之也△刻而板者得書也于三篇者於別錄今乐記雖有土宮其存也史記正義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官視罔域官僚人有言語衣服体兒端怪咸謂之乐

鄭玄云乐記蓋土為合為一論者有本本論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象法宣年經又侯命雖合之亦各有分成規掌乐院祀曰人不可知乐也不知乐則禮樂閉塞而无以宣其氣吐不可一日无乐也无乐則德德鄙俚而无以致其和是故先王立乐之方設乐之官曰人心之所同而有所感折也創焉於是謳謠歌詠以齊之鐘鼓管籥以寓之曲言律以正之疾舒綴比以節之用之朝廷則上下預用之郊廟則鬼神感用之閭閻用之鄉黨孝悌皆始始奮舞文而轉移風俗矣昔虞舜興樂以與虞虞之治周礼大司馬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字又以六律五声八音大合乐致鬼神諧萬民安悅遠人奉慶三閩乐官不一有太乐署鼓吹署其事則今亦協律郎主之唐宋以後官制大備然議文繁博而斷喪太古之風无氣矣新羅高麗代各有乐所傳者皆民間男女相說之詞或流傳而吟嘯或哀怨而悲嗚年幸漢鄭衛先以異幸至君臣荒淫而喪其性也世宗大王憤前代之委靡思復古乐以雅乐會太常寺設禮習都監教鄉俗之乐以孟思誠朴堧等相繼為提調以委制作之任所謂雅乐者祭祀正乐之教唐者朝會明廷之采鄉者本朝以俗之也乐雖不同而其五音六律旋相為宮上下損益之制則无不同豈有淫聲損風獨使於雅而不使於鄉唐者或曰古之曰曲以成之則三乐无不通焉世宗

音聲與政通歌舞

十五 律旋相為宮上下損益之制則无不同豈有淫聲損風獨使於雅而不使於鄉唐者或曰古之曰曲以成之則三乐无不通焉世宗

夫王知其然故以三合于一曰律律者置律一八別提一人然事雖而負少未字其制其法改律律院直正一人其下副正
正判官直傳直長隨時而與直二人而後四直為一其終收律者中樞鄭公也宜定處初寓太寺後寓太律之樂學故
溫不能容今上特命移於太常之東數十步徽民家後漢大開官府於是堂上高廳上下截然雅俗師生佻教數千人各有攸屬建辭字
以律律卷又敬東西大庭以為正至朝賀百官隸儀之所以置無官於是其業實官法其事

禮樂

東萊呂氏曰復為易中禮樂為易中樂也真凶白禮中有樂中有禮朱文公謂以而恭和而節此即是也
庭俞後氏曰先王之一動一靜禮以奉天隆事方雷在地中伏而未發則以之閉閣商旅不行而後不省方法其靜也及雷出地中奮而發
聲則以之作樂崇德薦上帝而配祖考法其動也曰閉曰不行曰不省皆靜之意曰作曰發曰配皆動之意也
禮者所以乘其於骨防其供欲也則銜勒也樂者所以暢其四友宣其靈樹此則刷浴也
夫礼亦豈徒在於鐘鼓乎威靈蓋制度之器而已耶豈徒在於屈伸微壯升降周旋之文而已耶後世言礼者不本其情而詳致於
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感於呂氏考工之說叙郊廟則局於鄭氏王甫之學鍾呂紛爭於柶柷而尺度屢死於圓天胡律律曰天高
地下合同而化天地之間自然之礼亦不在吾心上一礼是敬亦是和固非在外物
世之儒者特取文具而保飾之彼見其盤饌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希夷嗚緩之音則驚顧而不乐如此而欲望其達善遠罪不
亦難乎△真凶白記云平由陽來礼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制行焉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與焉
真凶白太以而不通乎人情故雖而難合太和而所限節則流焉也及所以礼頂用有樂二節有用礼故有子曰有所不行知和而和
以礼節之亦不可行也此言礼乐就情性上說△又曰礼為陰乐為陽礼乐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
夫玉帛禮登礼之器而非其文也禮登揖讓礼之文非其容也朝聘會同郊廟園寢射饗會飲節曰學校冠婚喪祭礼之官而非其

樂禮

本也于揚鐘鼓之器而非其文也假北清濁樂之文而非其容也雷門咸池韶虞武勺黃鍾大呂弦歌舞列乐之容非其本也
胡雲峯曰等律至也夫礼乐則不咸山何至陰也夫礼乐則不固礼乎乐乎天下所用不可以造次廢焉者牛後也牛後也牛後也牛後也
八人耳目故本末不比情文不合不於野外之習者希矣後世之礼難於鄉俗悅人耳目故疾舒不諧清濁不協不於土質之折
者希矣安能使其於骨而防其供欲其四股而宣其靈樹於古人謂不復古礼不復古樂終不可以善治所謂復其礼者豈
王帛禮豆之器降登揖讓之文蓋同於古乎哉所謂復其礼者豈不揚鐘鼓之器綴北清濁之文蓋同於古乎哉
朱子曰不仁之人於礼亦如猿狙而衣周公之服△又曰在聖人制作外便是礼亦在造化外便是鬼神
王荆公曰夫人生與性之相曰猶老之與氣相表裡也生渾則蔽性之渾則蔽生猶志則一動一靜也先王知其然故体天下
之性而為之礼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礼者天下之中徑乐者天下之中和礼乐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之氣而啟正性也是故大礼之
極簡而充之礼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礼者天下之中徑乐者天下之中和礼乐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之氣而啟正性也是故大礼之
陳北溪曰人徒見升降揚擊有類乎美觀錘鐃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礼乐若先蓋於人者抑不知釋曰增美皆由於禮樂之大
備而好善听過皆本於礼節之美明礼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乐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
非以蔽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礼乐之用可知矣
又曰就心上論礼只是箇恭敬這意乐只是箇和乐底意本是裡面有此敬其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頂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
玉帛寓之於禮豆播之於音節奏聞如此則内外本末相副方成礼乐
又曰礼乐无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礼乐幽則有鬼神如何得得如盜賊至无道亦復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礼底意統有統屬便自相听自相
和睦這便是乐底意又如行路入而簡同行緩存簡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无爭其所以有爭聞之心皆緣是无簡少長之序先
自乱了安得有和順底意△朱子曰礼勝乐正是交加生死危顛
伊川云樞梁教人以礼孝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人汗漫无守便當以礼為地教他人就上而做工夫然其門入下梢頭滿於刑名度數

樂禮

其

婚禮

婚禮

臨川吳氏曰不執贄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設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此易者之所以次合也

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絕義出於理無時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婚姻不廢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節其來尚矣而義之不紊特始於周故舜取於堯而君子不以孝小禮昭公娶於魯而君子以孝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也

陳傅良曰禮有梅男女及時也聖人處天下也血氣既壯情實難防故婚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於未敗之先

司馬光曰世俗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亦有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阻債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娶其窮姑既被欺始則理其婦以責其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讐矣

高麗毅宗時禁親族相婚忠烈王又禁外淫兄弟通婚

胡雲峰曰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力少女相應恒益長女長男相應既未濟中男女相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少女又應之切之者故居下篇之首上經錄辭不言女下經咸娶女吉家人利女貞始勿用取女漸女故言多言婚娶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周禮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婚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馬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

死過五兩 我世宗十六年教曰婚禮三綱之本正始之道故聖人重大婚姻之禮親迎之儀而本以風俗男女等其未已久不可率妄自今

王子王女婚嫁一從古制以爲民先 漢桓帝時荀爽曰象禮之中婚姻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禮節宣其事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

代之末流而先節陽竭於上陰陽於下故周公之誥曰時亦曰或克壽俾曰截趾適趾適履龜云其遇何與斯人直欲喪軀誠可痛也

慶賀 附贊頌 稱聖德

慶賀

錢收翁曰古將為讚頌羅羅無量千百萬億口為吾言餘無量千百萬億手為吾聚無量千百萬億低聖為吾低聖曾不足以掄揚其萬一天曰

虞史林克舜之德不過數字而模寫極極非有聖王之學者不能 王元美有詩咏於治時清轉自統封事歲稔燕聞羅上供真形容感德也

匡同喜極則慶極成臣民以善極為慶慶下以慶極為戒

詩人之所以讚德而頌福者至矣天保言德則曰辟於百姓偏為有德言福則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夢蕭言德則曰其德不泰壽

考不忘言福則曰既見君子萬福攸同早麓言德則曰夏夜玉璫黃流在中言福則曰豈昂昂于祿百福下武言德則曰王配

于京世德作永言福則曰受天之祚四方來賀雙文之言福也女曰錫菲祉補而言德也必曰不顯惟德江漢之言福也必曰天子萬壽而

言德也必曰令聞不已雖之言福也必曰何以報私而言德也必曰宣哲文武

天地之大德備履而無遺至神而不測人莫能名也先為日月而得以其其明潤為雷霆而得以其其澤此人之所能名也聖人之德亦天而

已矣散之而顯諸仁德之而藏諸用自大而視之不見其不足自小而視之不見其有餘雖極其形容而竹帛有所不可殫雖致其

擬議而筆舌有所不能益故述堯之德者既曰欽明文思又曰允恭克讓又溢而為聖神文武之名述舜之德者既曰濬哲文明又

曰溫恭克讓又郊而為聰明寬簡之名若成湯者又豈有聖廣濶之可說若文即者又豈聰明奇聖之餘既并必以是為是以擬說者

何異揆天之大德日之明而不可得也論先而故於萬論舜而故於一論文武而故於能則其其能名者乃所以澤名

之也德至於夫子不可得也名存或以天喻其高或以日月喻其明或喻之以江海或喻之以泰山其形容擬說者非不至也然識者謂

其知聖人之所不可得也至於顏子惟以循一言之名莫措然則知夫子之心者孰有過於此乎

科舉

科舉科曰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末蓋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无用矣雖其无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考

慶賀類編聖德科舉

設科取士不過如此也出臣孫吾祖宗自官克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官克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

科舉得失有數朱夫子所謂以不必得之心處之者直至論也

吐朝之制常以科目取人故癡駘之輩不藉魚魯而後以決科考其身之其父母之所教詎師友之所程習惟在於此幸而得第則曰成材不得則曰不成材自初至老口誦六經之篇而乃其心則沉沒於利欲中日用行事死非干祿之事可勝嘆歎

吐家既立學校風屬學之盛至慶也內自京城四學外達州縣鄉校士之以伎業隸業者約五六萬以上三年一次比京外解額八百有餘悉聚禮部注官取生負進士各百名升之大學上舍膾傳陞見官牌賜照一異大科等吐有慶則開設別舉視大比之規其與學需材作之道書文說者以王制曰馬論進士之賢者以苦于王選者生負進士者司馬者士而得選者司馬亦榮矣夫以五六方之文而預

字八百人之額較八百人之苦而進士一百名之列其選者益精而其才益益矣是故一邑百室之聚聚解額者不過二三邑中

復試者歷數榜得一入馬則幸矣

吐家設科之制以四書五經取生負者蓋以術術齊士也途來所書不讀若京外士子之固契帝時將四書五經束之高閣不啻致力講明故及到場屋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下語不得已而取他人之作以爲傍之計此取之不足則公然傳寫一人之作百人傳之每場作者不過六七人而舉場充中白之人有司又不得已而就其中以其額數嗚呼此豈設科取士之本意耶

取士之詞藻之末甚已非登賢選良之直況於其間雜之以私邪使薰蕕混淆則常才何由而得天賦誰其共理此科舉不公之弊所以必出於吐家而人情之所共憤也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矣良乃自亦舉耳科舉類數非但爲吐家之巨弊亦妨於士子之工夫曾聞朝大比之外無他別科有慶事則如數於大科之類此豈以慶事爲輕於益以科舉類數有防於士子之做工而貽弊於外方之民也我吐有慶事則創有增廣而宣祖大王禘太廟時又合他慶爲六百餘計

今之學者曰吾讀經要通之於講席也吾讀史或讀詩若文要採之於科場也嗚呼注以明道史以稽古詩文以警言是皆聖賢遺德修業之資固不若科試設也而學者以是心讀之則固與古聖賢本旨相刺戾矣

朱子曰科舉累人不淺矣此所存

亦切見及第會講之規自前易經倍數計書者以其音釋字單句最難通貫故也今則易文新口訣平二易論而所謂傳頌文字者則多至數行今則不過十餘字甚至四五字而謂之中格自是舉手利其便捷皆捨春秋而習易務求倍畫春秋之學已至存絕此非小故也識者之論以爲易講若不倍畫則其誦難易其春秋略等一篇之弊可矯而春秋之學不廢矣

居上游言高中也

究舍易傳初來東方無能講解者其後師門稍闢而學者猶謹重不敢輕爲闡講故應講者元之祖宗朝使字而勸之此非法典所載乃一時抑揚之政也今之春秋學齊倍甚於向者易學之府而不知考之慶通者過也

試操慢言親策也

夫五經淹貫乃大仗終身之學也吐試及第講經是秀士大比而所試不過三經而已今以盡通五經責之於監試勾學之類決無是理若舉子者若不預習五經而八場之後棒過五中一抽三題則其情愧也必矣自此以後舉子仍曰若書疑龍表之計而不後習佳義使恰好之規專故虛地其可惜也况自祖宗朝以來五題並出法例已行若試官士子者孰不知之只緣中間試官怠弄經業慢忽吐試例以前場已試對句之題疊出充數而不取其作故舉子亦專趨書疑而經義則但補裨篇其苟且無提其文

立清曰科目以文取士本非三代帝王之法也既爲上人所重則天下靡然趨向之故世道亦由之升降焉

歐陽脩劄言自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本經術不根道理但能誦詩賦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竊偶以應試格而童子新學全不曉事之人注之幸而中選此舉者之弊也若校官者非不欲精校能否務得賢才常恨不能如意患在詩賦策論

通同難考人數既衆文卷又多心識勞而愈愈非紛而益感故於取舍注之失之此有司之弊也

試事愆罷文物寢廢豈得帶於文身誦聖言規舌誦聞之俗編戶待字實與切學之鄉此間思乎隨計論劄者崎涉万里度嶺者泔復一年

朱子曰居今之世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果孔子也

唐憲宗時舒元諫曰手携脂燭水炭泊朝脯餐或質於肩或提於席者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各氏試者愛八棘圍重乃分坐庶下寒如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關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夫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所以見愛兵之意也

司不知其若藝若此臣恐其人君子返去不肖汚辱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即以笑筐承之其賢才俊
又有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其才之官亦恥之陛下母以臣庶在貢士中疑臣自謂
高麗恭愍王時代言尹就亭成均試皆取世家乳臭之章時人誅之以羞粉紅榜

淳熙中奏說反上言曰近來好法層生弊悖紛起有以賄賂預結回討之能文者約以酬當之直宜以綴榜之數後鳴世業之夾映之場
中寬其伺察然後能者以代不能力則口傳大則授草其則易卷又甚於此者試題甫出密傳於外竟如星馳外則同謀士人得題
共作尋復傳入出入之路或由金口門或自牆穴或由水筒進或雜於食物之內或墮於瓶盞之中奸計可狀未易殫舉場屋所恃者
門有監官之有心業世有羅卒又各有兵吏互相察視惟其一以賄賂交傳泄洩歲之例各有空價牽一人之而幸中者比損
全千緡庸謬多噴者不復修習舉業
淳熙初試而赴南省

唐元稹以詩謁李賀曰明經及第後來者老大好遂以文講事沮其進士唐明經為世所輕亦可見矣

古人或以赴舉者不是何於夫士處下位輻湊有司之庭衡其文辭以亦進已非矣若素所蓄積不足以善善天下者尤當悔養林
下以立推已及人之本安可營焉亦進以自至輕於就者程明道朱晦菴常赴舉我朝先矣亦然明道晦菴不嘗為明道也
蒼我朝先矣不嘗為我朝先矣科舉何能累其人其設心只望言吐家事不以明希觀富貴之心亦可矣

伊川門有居太學而欲應鄉舉者問其故曰奉人欺習戴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克齊之道矣夫子貢之為識
曷嘗規於貨利於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身且負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
志於道者要當去此而後可說也 南軒曰漢儒皆以利祿為事如夏侯勝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其他乎

朱子嘗歎科舉所取文字多輕浮不明而首字且曰最可愛者不是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開世愛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
是非都沒理會又問壽昌曰游庐山聞人說周宣幹否周有一言極好朝廷若安懷懷中泉湧流三十年科舉始得
又曰世間許多事一切說了白無可說如管酒相似淋了一番二番三番今只去糟粕裏淋了既免可說又要新奇如今賢民策論多輕

德行毀善斷學智術尚交詐所以讀之使人痛心疾首 〇朱子答丘子服曰得未有在似不必大拘時好
又問教誨讀其書浩文對以今之理論謀義理今後念此二蘇文之類庶學時文先生歎曰早間一服木附湯午後又一眼清涼散云

又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磨括以自家道理都无那足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又曰德行在於人大矣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推人又可以及天下世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至於周成而

法始大備故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及漢初而有遺法其遺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為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
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

崑山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惟認內外官界從明行修三事中第一日優其思典不獨取之
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无考察之實與斯者直與縹緲計於有司糊名騰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
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足以別異於衆人則謂明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

末命

林氏曰後世人君將托法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領命之臣僕唐書以嗣多主於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為嗣舉臣拱
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奪於大臣倉卒之際所立紛紜領命之書誠萬世之法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廷傳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指宜於
新安陳氏曰曾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惟在容戶顏色辭氣之間此王臨崩告而之也出一律其聞聖學之

淵源於周公而垂其流於洙泗者歟
陳氏曰天生夜朝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學問之深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公二公養成其德得歷其學至於臨死生終始之
變卓然不亂視此領命一篇當與曾子易貨春秋書公莫于路寢參看

亮陰

朱子跋鄭景元簡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尤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 陳長策曰君子將死不忘守利人者人將死不忘守利已故成子高之假候則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之將死則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

亮陰

呂氏曰舜除喪禘祫而岳牧成王陳武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致伊尹... 夫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而一也然而毀瘠滅性之不孝敬相憐下禮有明文誠以結父母之體...

死生

夫聖人之制禮也居喪而節飲食水飲乃人子通行之節而必曰疾病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 我朝祖宗莫不抑情違權以全大孝而其在成廟宅憂之日行孝未久漸覺高麗乃教曰事食果難子惟當以不近色為盡心之地... 蓋居喪之禮未變而食粥既變而蔬食水飲著而食菜果禮之常也... 慶澤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

死生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蓋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

慶澤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

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開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散生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尚時難究之事也
諺曰生時一物不帶去死時一物不帶去者之言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雖生之不完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生也詳於氣化之日初充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其氣而俱散死復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矣

程子曰原始則知其終及其終則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及之必有春

胡雲峰曰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猶生而為人也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

張子正蒙以海漚之起滅譬言人物之死生最為切著現乎此則知死生之說之天

人以生為貴以死為諱然死而不朽謂之不死反貴於生也

陳北溪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為體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耳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礙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所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化度皆便是與造物者徒然有私慾有私意割捨不斷便與造化相離

朱子答善公濟曰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章制度之間各舉事物之小莫非平人以始終出明之理蓋已无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作視俯察洞然其死所趨矣

東坡曰劉聰聞當為厲遮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十凶嵩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諺曰本來无一物何處有塵埃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如晝夜馬嘶以張子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也

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樛木其偃乎哲人其萎乎語子貢曰丘也殷人也曠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

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地之委順故視肝胆為楚越以死生為晝夜安其適來之時上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熟以勿滅為事於此所以懼於將死之夢至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適於自得之場以年天者往也然安得忽絕造物而老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泰山樛木哲人嘆歎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考也之生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考也是故弁不咸用瓦不成斷琴瑟張而不平等笙備而不和

有鐘磬而無篳篥其曰究神明之也陳氏曰不曰神明之究特曰明者以神之也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水曰明火以明盥明燭明室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笙鐘磬之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神也

也東萊公與其夫人脈盥百獲豈知此哉

鬼神 附鬼神之功用

繫辭言鬼神而卒之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因鬼神以論人事也中庸言人事而卒之曰鬼神之為德其感矣乎是因人事以論鬼神也○記曰洋洋乎如在其上此其狀也易曰富彊而祐謙此其情也○張橫渠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人之畏鬼神亦猶鬼之畏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不畏之矣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蓋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也者神之賦也莫不有魄也者鬼之賦也故人亦鬼神之會耳鬼神周流天地之間无所不在雖寂而動之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之不可欺者○朱子曰退之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真西山曰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間萬物賴之以生成此所謂鬼神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又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時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亦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朱子曰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神齊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電住息則鬼也

魏鶴山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人作正塗墮底士不知道民因常依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慶或誘之以夫子不語也李路不語呵是難言也然而聖謨孔彰察理莫不有其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盡摩而因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嗑吸之屈伸視听之注未浩乎博哉妙萬物而无不在也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為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收也愚謂神者陽也鬼者陰也人至中年陽長而神氣勝中年以後則陰長而鬼氣勝此陰陽消息長注未自來之氣也 適字而夜然後知死生通乎死生然後知鬼神或有難余者曰鬼神於兩間杳然恍惚有而若無察而若虛瞻前而忽後指此而在彼子試為我明之余應之曰鬼神之理深矣夫子不語子路所未聞程朱之所僅言余固養未學何得以言之然欲之知至不可以不知故欲知生不可而不知死求之方寸之中而考之事物之上可以準明斯理矣夫鬼

者故也神者伸也然則天地之間至而伸者皆神也散而收者皆鬼也夫自兩儀七曜三才宿土辰以及人禽草木風雲霜露雷電霹靂无注而非鬼神也不偏不易之謂中者鬼神之體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者鬼神之理也語其理則理而已理无心也理無物詩所謂無聲無臭記

鬼神之神功用

所謂不見不聞老子所謂夷希微莊子所謂七聖迷也語共用則大一元之始終小而日之朝暮乾坤坎離之正位人禽草木之死生以至香二冥二惟二難明之事無不在鬼神之內姑舉其大者言之有昭二之多而日月係焉春夏秋冬化焉者所謂天神也有撮土之多而五岳四瀆載焉飛潛動植育焉者所謂地神也得天地中和之德昭然與日月同其虧盈其四時同其吉凶者所謂人神也鎮置不動而生草木莊萬物與財貨於人間者曰山神流動充滿而生蝦蟇鯉魚龍使室莊流在於世者曰水神使五行相生相克滋養五穀而維持民命者曰穀神所以數榮斧育曰草木之神所以主人一家曰五祀之神其著者氣也其微者理也總而言之曰鬼神○呂氏曰莫不有是氣也者神之感也莫不有是魄也者鬼之感也故人亦鬼神之會大抵神之別有三有在天之神在人之神祭祀之神三者雖異其所以為神則同知共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神之道矣周子所謂動無動靜無靜之神晦養五行之神子思神之格思之神是理乘氣出入之神即所謂在天之神也程子所謂神之神謂張子心神之神晦養在人為理之神心神安宅之神即在人為神二者皆神言神若精神魂魄之異名皆託人身上指陰陽而對言之陰為靜陽為神陽之神為魂陰之神為魄所以不得不異其名也然其宗二而一者可通謂之神至如祭祀之鬼神又託二而一者以注屈未神者言之故有若聚若散若止之情狀意思要之亦非二物也故中庸初說鬼神屬造化中說洋洋如在屬祭祀終以神之一字結之可知其非有二也○朱子曰如金沙見巨迹禹昇鑄魑魅理亦有之南軒之不信未必是

邱子曰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榮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魏鶴山曰宇宙之間巨至之而伸者為神及而收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神魄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感誠之不可掩者共義蓋若此而已○朱子曰禱而應祈而獲者同一理也而有精粗大小之不同

朱子曰風雨露電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而公平正直者也若所謂嘯于樛罔于宵月則不正而邪暗者也

陳北溪曰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二氣之伸屬神秋冬二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神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迹是鬼之故屬鬼以一日言之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一月言之月初三生未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朔之退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凡巨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巨之屈者皆為陰屬鬼

朱子答吳晦叔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來二氣之良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无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鬼神雖無形而偏體乎万物之中物莫能遺現其能使天下之人翁明感服以承祭祀便澤乎如在其在其左便見不可遺也著見章灼不可而得掩矣○又曰鬼神不但乎乎幽而已以為事見乎幽此似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輪囷因果之說也

內史過曰鬼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世治則人心正而禍福不亂為善者得補為惡者得缺詩曰懼憚君子神明所勞世亂則缺朴反施而民不知所從於是民相率而听於鬼神神不欲非類淫祀无补反及妖孽不在鬼神在人心正則鬼神亦正昔以時氏衰九黎亂德殺伐積寃為吏民賣盟詛以至民神雜糅史官存錄顯頊氏受之以南正重司天正黎司地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今无相侵瀆也堯有降水人禽鬼神之居相混重黎氏辛修旧政以正神人之治禹導川决水九山刊旅象物鑄昇文畢見以護神人之居

獅之亡有神降于辛獅人享神請命史嚳曰將與听於民將止听於神獅其止矣秦之亡有巨狄鬼神之妖涼德成史天地变化其至著至速者謂之鬼神禱之則應祈之則復无声无臭而其昭昭不可欺者也此所謂洋洋乎如在其在其左右也天曰神日月星辰皆是也地曰山河草木亦是也人曰鬼皆一氣也人者鬼神之會也生則死也故于土其氣升揚于上為昭明君一蒿懷愴此神之著也精氣交感有以服万民炳蕭淮堯合鬼其神教之至也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天地之悠久万物之存育皆鬼神之良能也人之群居而生死遊蕩皆鬼神之用也鬼神无私作物而不遺致之則格禱焉則應以誠相感者也万物一理人心正則鬼神亦正人心亂則鬼神亦亂二則與妖二旺則格禱礼曰毋瀆神故君子敬鬼神而遠之有非礼匪行听於神者必有妖殃殷人尚鬼四祀事明鬼神之德也

唐司空圖移而神文曰夏不雨民乏神所刻羊承跪乞者凡二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事愚師以為或何者天以神乳育百穀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怯其施以慈疲民是神急天之職也古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上故惠於己是神操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理腥肱之饋何以為仁急天之事何以為敬蓋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專並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以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感也我文廟齋潔精到集矢殿辱制棘城后廢至文以進御書數語其畧曰无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无情則不可其語有情則可以易曉又曰水火養人而有時乎殺人鬼神生人而有時乎傷人但以後世人心頹僻則不無人鬼侵瀆之患朱子曰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所主於是妖人投隙逞其女而為狀死所不至並邵子之言曰鬼之畏人亦猶人之畏鬼也積善多則陽浸多而鬼益畏之夫以尋常之人苟能積善則鬼物自不敢干况人君修德行仁侔信達順則妖邪之氣自然雲消而雨散矣○程允夫曰身有死生性无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氣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

祀典 附祠宇 樂章獻廟

明至好向疏曰旺家之大事在祀而帝王之出治以孝堯舜之道後有作者弗可及矣而究其所存不可曰孝焉何也蓋人主責天下以忠則宜先天下以孝而孝思之大文孰有過於大祀於承者乎即今時享之禮為祀典之首其在九廟之神將必篤孝孫之慶而為介福之報先帝之灵亦將鑒孝子之處而有申錫之休意氣之流通真情之感乎固自合而不可解者矣陛下以一誠之孚顯以臨之祖宗以一氣之親洋洋而假之嘉祀之大以成純孝之美斯章則天下顯仁孝矣
牧倫曰世祀綿邈流風茂如祠屋夷於鳩居木主漂為土梗表章修非後矣之責而誰責今夫改等則白石豎悲設版而青山霄滂與感寂寞假灵時縷千年之香火一新百世之眉目如在其所以聳流俗樹風聲者用意良遠豈不猗猗于九京幸修厥德

為末世之盛事也○朱子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各濯具修 飨餼馨香蔬果文羅

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帶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饗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也私皆天理无一毫人為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万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在注而不當

建安丘氏曰鬼神之道幽深渺渺不可度思惟至誠貫徹潛乎冥感如水之遇風浪然相受則陰陽交通有無向郊焉而天神假之馬而鬼神享矣易曰風行水上洩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者是也 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俸將事

慶源輔氏曰謹按生民詩七章曰祀如何或春或禴或鉶或踈釋之史二祭之序二蓋言后稷之祀也八章曰叩感于豆二于登其香柏升上帝居歆蓋言尊祖祀天之祭也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之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為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蓋有后稷之肇祀也載謂載惟之致其誠取蕭取蕝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刘二之无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刘而太王二之心无以異於公刘也由太王之文武文王武王之心无以異於太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心同敬畏之相傳也

記曰明乎郊祀之禮禘祫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乃仁孝誠敬之至侂信達順之極天人交孚鬼神降祐者也

易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迩也楊誠齋釋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也至於主祭之手者蓋執七幣以享則一敬之外无餘念

一幣之外无餘物當是之時白刃前臨惟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而怪有所忘也

張中溪曰謹按易之萃卦而用大牲為吉而以用禴為利何也噫備物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所以通乎上也

神人之降未易言也蓋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大夫然後祭五祀祀者固已言之矣粵自勝國專制三韓境內山川在祀典歲二次遠達臣代祀其使之名曰祭告○謝上蔡曰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

我國祀典本似煩瑣故至丙寅之變廟堂與戶禮書兩司長官同議以太廟既行五享陵寢不必疊行大祭入於裁減以為宜也蓋為時詘省費之意也至於園所祭禮則四仲朔行於私廟五名日行於園所該曹既已墜下至今遵行

古之帝王皆有廟崇禘禮蒸嘗禘而享之故殷有祭成湯高宗之時周有祭大王文武成康之詩兩漢之制靡得以詳焉宣帝時論武
帝樂章則漢亦有之唐則自高宗至昭宗皆有樂章我國則龍飛御天歌稱頌太祖功德五祀儀有祀文昭武等樂以為保太
平定大業各土產保太平奏於初獻定大業奏於亞獻終獻其詩皆稱揚四至及太祖功德奏於宗廟及永寧殿以祖宗功德歌咏
而侑之傳之万世而无各廟之樂章仰於太王及王太妃上尊号之二時有樂章此則非用於祭祀之樂宣帝廟有重光樂章仁
穆皇后上尊号之時亦有樂章載於膳錄

易之章曰王假有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群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故仰人心莫知其嚮而能致其誠敬鬼神
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而其大莫過於宗廟故事死如事生事止如事存孝之至也至於
社稷以万物居於土倉子穀也釋奠釋菜以先聖先師為民立教也山川群神以御衆史擇惠有功於民也城隍厲壇所以致
敬告而秩無文也故因之大事在祀而祀神之道又在於誠敬也我國祀典非不備矣殿下孝誠非不至矣而倉庖之饜酒奉服之
不淨莫甚於此時无以潔躬而清神揭虔而起敬京師且然况在僻縣窮邑乎其為慢神極矣然此則有司者之罪也孔子曰
吾不共祭如不祭蓋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古之聖人所以祭必其祭而致其如在之誠也近來宗廟大享例
為損行其損也亦不以大臣奉先敬神之道恐有所未盡也

禮祭統云夫祭者非外至也自中出生於心也休而奉之以禮由是牲字有定制籩豆有定教整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
之異

古者宗法大明矣於野而祭於廟廟宇有四時之享則群昭群穆咸得以辰誠故雖支子不祭不就全而人情女馬至於後世宗法
壞而終禮缺忽廟宗野之俗有作程朱之典述古禮重廟祭然而全祭之法載在家札而不齊因時損益不得已也今我聖朝
必孝為治士大夫家無不立廟蓋髣髴有宗法之遺意故惟字子得祭於廟而全則字子支子皆可以祭也古禮未易卒復
而人情所不能過此今日廟祭之所以感行也夫既祭於野則齋戒滌濯宜有其所祭齋齋床席宜有其威典守之人又不可無所

於寓此又齋舍之所以不得不作也

恭惟我國聖初神述立於穆之廟而安五廟之靈營即古之寢而寓霜露之感蓬居有時陟降有節至如登影下管之奏鎮
圭籍繅之華咸祖郁之周制而惟山陵朝聖之薦蔬蒸人設飯之謬文昭懿廟之設因漢惠原廟之供

祠院之作不止為煥飾注賢蓋將以興感後字行義不不足以師表而代風聲不足以舞動一時者不雷斯典是以非其人而舉斯
曲者証有其人而不舉斯曲者慢証其慢厥均焉

記曰以死勤死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

古者聖王之制祭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死之以勞定國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於祀典故凡有道德者使教焉
死則祭於廟宗凡立學則釋菜其次鄉人祭於社比終先有德者所以使斯人修禮義敦忠睦信讓以慎于道其有明堂
相以抵冒神約者古者其罰墨後世祀道漸廢有恰其死則祀之不忌其後則祀之如子胥介之推皆有祠後來益多

漢明元年平公卿朝于魚陵如元會儀上食奏樂是後終以為常胡致堂曰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于廟享而也至於全則終
事盡矣蓋全莊體魄而致死之是不智也廟以完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書也既以

送形而注安于地中反精反主廟中又致隆復園復奉廟中之主而祭于陵而此不折衷於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豈有既哉
論衡祭意篇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禮所以通幽明之故厚民之德○荀子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

唐玄宗欲增宗廟遷豆雀沔曰祭禮之與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葉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
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國家清廟神饌用周禮也園寢上食遵漢法也職貢束帛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頃時令也躬稼所收蒐
狩所獲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高

傳曰夫禮之初始於飲食其燔黍捭豚而後飲着樽而土鼓猶差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呼告曰臯其飯

腥而直熟故天望而地也體魄則降知在上故先者北首生者南嚮皆後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登榑宮室牖戶以燔以炮以烹以炙以為醴醢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制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戶梁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各上下夫婦有所謂承天之祐作其祝嘏玄酒以薦薦其血服其俎執其肴與其越席踰布以四幕衣其泮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享俸其犬豕牛羊宗其簋豆籩豆三鋼美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

配享黜陟 附祭聖廟 祀先聖

明謝釋疏曰字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雖有聖不先父何承訛說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於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座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若於厥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矣如先佞能去非之論庶幾不掩其尊而神其安也

又曰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止紂奈何忘君事讐若吳澄者親為有宋之遺臣覲顏胡元之官祿名節掃地復何言後死之誅止宜以律春秋大義斥其用夷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大夫之列庶幾不掩其忠而人心愜服也
明程敏政疏曰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礼典為重所以崇報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祀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万世天下祀之万世祀之則廟庭之高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又身行並名身察則有功於聖白而无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宣惟先師臨之神不願欲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存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比哉

昔程子者詳考制朱子著字校私說所變通多矣皆未及於陞出蓋上古字校之政未每以是為意務也

又孔子之所以為教諸弟子之所以為孝不過明倫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礼也哉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矣之本意臣恐諸矣於真仁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礼之祀者臣願令有司於各處廟存如鄉矣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祀國公顏无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礼尊奉聖

又曰甯瓊聖孝失傳于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周濂溪於居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翁先生進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字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訖奉祀於國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並合從祀啓聖王使孝者知道子之傳有由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寧我濼金滅明之勇惡於子微子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于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矣未易枚舉開元礼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宣之礼以顏曾思孟為四侑而次者猶以顏路曾皙曾魚並在下列為未女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制先室而後堂事庠序之礼先獻酬而後燕礼今二子之祭先用饗礼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魯思孟備繼用燕礼籩豆簋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袷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為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夫室可也

懿宗朝皮日休曰聖人之道不過求用二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而世可知也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唐乃策王号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唐乃封公侯噫天地久矣忽泰則平日月久矣忽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杳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在於周秦而密於漢魏息於晉宋而盡於陳隋遇於吾唐万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

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

元豐中林希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蟠之祭也主先雷而祭司畫先農之祠則以後稷配

曹農向芒為少昊氏之子祝融為高辛氏之子今春秋之祭則向芒配享義祝配大庭迎旨之日又為之從祀是異代之人得為配享明矣

龜鑑曰尊事黃帝周家所以師矣分祀聖於唐家所以崇道此則若德之從教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蓋從祀重則吾道亦重從祀輕則吾道亦輕理宗之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郛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者共審諸此歟五君子從祀孔子廟庭肇

於淳祐祇謁先聖之春天禮一預吾道增氣使方世而下皆知從先道義之重非周唐尊祀之意歟

古者三代之立孝也皆有釋奠于先聖先師之禮蓋以宗祀前世繼天立極之聖人孔子生於周衰之後諸侯割之大夫墮之雖有聖人之德不得

君師之位於是退而述六經古使先王修人紀叙人倫之道繁然復明於世而後世以為不可加其功則漢唐以下未為廟食之制自都鄙郡縣莫

不立孝以達於海外之邦世世加隆尊以王者之禮其後若顏子曾子以至七十子之倫及夫後世從者有言一行有補於斯道之儔者咸得以

姬豆之

古之立孝者各尊其國之先聖先師夏孝祀禹殷孝祀湯周孝祀文王而又以其臣之有德業者為師以配之此乃廟享之制與而亦未

嘗通天下而通得祀焉自吾夫子歿而天下翕然宗之夫以國孝以至州序皆有夫子廟夫子巍然當座門人弟子列配左右歷代群

臣從享兩廡天子以下北面拜跪祀視師生此宗焉湯文王所未有之禮也

朱子曰國家稽古命祀而祀先聖先師於學官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孝者皆知有所嚮而及之非徒修其牆屋設其負

像感其冕服升階俯仰之寧以為觀美而已而今之為吏者於是教者猶有不及求其能如林嘉與之以身為率使其孝者

皆知古人之所以為孝者而心庶幾焉豈不又難矣哉

啓聖廟事非自弘治間始祭也啓聖王之号始於胡元至順年間至於立廟別祀則熊氏諸侯已有其意而逮至洪武初宋屯門

濼解大神縉等復起其說厥後弘治間程謝諸公相繼闡明之及至嘉嘉靖初始以張子敬之議乃正先師位号祀曲階祀啓聖公

於別廟顏魯思孟之友皆稱先賢左右配享程太中朱韋倫蔡西岳皆稱先父從祀西廡萬曆間又有蔡元定身顏魯之父不同合祀文

廟濼濼之父輔成其橫渠之父亦當比列於珣松之议迄乎從祀事則既有我國先正之議不必更贅而朱夫子滄州精舍七賢從祀

之祀是為後來之証其後諸侯定論之有無似不足論也

我國聖廟後事當初只遵中朝正統年間刊定之制其後皇朝多有性熱釐正之舉而我國則仍之是以正統以後皇朝之見熱

者我國則仍之皇朝之增人者我國則闕焉光海初年五賢從祀之時有一遵皇朝釐正之論收歛於庭臣而亦未克行考之於諸先

正文集亦可見也

聖廟後事之典自有唐以來代各增修其所取舍只出於一時君臣之意非有正見其說相度斟酌宜為千載不易之論故自今觀之人物無不

累而事體亦多苟簡後世有聖人君子者出而當議私制度之任則其必在所釐正夫矣然苟非其人而忘議借論其所釐正猶未為千

載之空論則反不如自回之為無罪斯亦可謂重矣明朝宋濂程敏政倡為黜陟之論其指斥前賢太刻而舛謬亦多其不

則後猶前也張孚敬妄而得君漸然行之其傲然无所忌憚存不足道也今之道者若為從同室有取舍是復為釐正明制而其所為說

者亦有未盡盡然者

祀典之得失使一釐正無復餘恨不過為太平之孫文侯林之威規其宗世教未必逃明人心未必逃淑今不必遠求也嘉靖之際

可謂大釐正矣然而朝廷日紊生民日困明堂之林案基於嘉靖之世其无效亦已明矣

漢平帝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丘疇曰此莽賊假崇佞成奸謀也自生民以來未有感於夫子也豈一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

也然則不可以尊号將何以稱之而千載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為万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至孝於闕里祀弟子自此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於大庠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丘濬曰漢以來釋奠之祀始見於此而祀孔子者皆於闕里至始是行于太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常此太子釋奠之始

宗廟

南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斐松之說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此始用也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廟始此
北齊每月朔制奉酒頌博士以下及吐子諸生以上大孝四門博士并堂助教以下大孝諸生階下拜此後世朔謹行礼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多以春秋仲月釋奠至明始以春秋三仲釋奠明帝

宗廟社稷

西漢李氏曰宗廟者人心所係也王代紂載主而行高帝初與立漢社稷皆以係人心萃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主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難故曰利貞高麗至成宗始立社稷可見制度之朴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新宮大而曾三日哭則春秋美其得禮

胡雲峯曰王假有廟於萃渙言之者漫散也謂祖考精神易於為廟而萃之萃聚也謂聚已之精神能至于廟而聚祖考精神人之死也魂既散不可復聚而所賴自家精神故曰或三日齋求諸上下陰陽先集自家精神則一息所感理無不應奏假之際洋洋如在此先王之所以重廟享而黍稷明水取皆備者無不用其誠者蓋求以聚祖考已散之精神也

易曰萃享王假有廟朱子曰是祖考精神萃於廟也人能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聚萃意也大萃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朱子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身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漢承秦弊不合古制後制明帝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歲主於先廟中其後公私之廟皆為金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握徑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止

各楊時所謂合三帝三王之祀而後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是也○又曰祖有功而廟有德是為百世千年不遷之廟

國朝事神之禮未能大備而列邑社稷之儀尤減裂焉其祀版常權奉于官版雀盥櫃桶之間當祭之時迎而祀之冊上則其祖豆牲幣之用什降向背之式安得以免其苟率矣哉

社稷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達之規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位之規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吳至周之所不變也且故吳書禮于六宗以視太祖周官守祀八人以善姜嫄之官則吳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之廟世之七南祀也祀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吳至周七廟又可知矣坐存親立廟親之至是祖而宗德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臣國則祀之以死祖宗乎於是祀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光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也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祀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亦為三祀親廟祀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澄論曰禮自上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全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无親之孫上不及无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肅中列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其謂同蓋理之所在無異致也

愚按綱目漢文帝十四年書增毋場圭幣唐開元十年增太廟九室二十四年增宗廟豆皆誠也

漢惠即位命郡諸侯王立高廟四年叔孫通諫等後道清立高廟于渭北衣冠日出游之蓋廣宗廟大孝之本云胡致堂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巨廟使後世有改隆於巨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楊氏曰通此時事亦之言立千方世之不易之制其言欲蓋虛大孝之存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以而不欲其喪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巨廟則事祀如事生事已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惟乎巨廟之存於喪人情常憐於四而安於喪則莊祀之禮及移巨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曷乎七廟之室而祠老佛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蒸嘗之禮而行一酌之奠之祀者是也

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諸侯祭社稷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社稷左宗廟匠人管國左祖右社

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无退至於全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蓋全歲侷睨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

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礼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礼盡也

碑志

牧齋曰考貞珉而錫樂金銀之管琬琰之錄炳煥乎滄桑寔易劫火洞然之後德澤之在人必且天壤具故可知已

管氏曰無恢氏封泰山刻石記功此碑之始也

孝周秦尊敦文之者述其事而斷荆玉一尺錫以露葢指糾之存立之幽閭之遠秋桂之陰而諷其全又曰史氏曰銘者名也所以名其為人使其精神面目有傳于後世也韓子之銘王詳事也叙其文書街袖之事銘李侍即也叙其篤信方榮之語于百世而下讀其文者談笑謔語如或見之今之為辭者錄飾名行鋪張感美欺生設死貸口借面雖其大書深刻碑板而按其中國榜然无所存也

又曰古之人所以誌其人者知其為人則取激于行狀也者所以狀其人也之類者警言而止顯已然見之依上而不信嗟夫難矣也狀而不似其為人癯也而肥黔也而脩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所恃以作銘者止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矣

明胡侍曰天俾幽貞潯德流光莫掩鴻勳駿代垂韻靡盡高峯為谷而宏誌未存委骨茂崖而聲華益亮不有碑誌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巧筆詞人闡其先列中世以降諱然同風固弥文通恢舍之極致也而皆夏道涼俗靡文散墟全之製率是誇誣其元忠則行方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三連或云散粟凶年抱非望抑或云却金暮夜清恐人知苦節并况栢同貞義教共斷機等辨伏梟獍為鸞鳳進躡陌為勛華雖語有精麗而咸故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浸復嘉名淑慝俱旌真真誰別不論其已孰非令人譬則寫照傳神眉目盡外素交卒覩未免誰何倘昧平生祇云惟有殆令漢堂之只耿鄧不分傳野之賢苟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言鬼亦靦顏无情之辭後將奚信而心者无塊也愛者无遜辭觀者無異論有身之士所深憎也蓋代史編惟憑碑誌也烏有文編于虛矣又縉紳壽考逆可君才士雅人方堪別号碑表之等綽有王章夫致之銜并須逐授逆今賈豎販夫咸冒君子之号乘田管庠輒樹神道之碑市妾里妻詐假大我之貴祇以自囚官曰囚人化分誣親熟

碑志

教補甚且仲叔繁位宣尼致惜重耳地隨周衰不許方物則歸焉之具少麗罰則閑志之罪均而不孝之流蔑礼任心潛侈

顛越秉文之主依阿儲信不知所裁俾表德之先林列丘墮之間華衣之解波及典金之鬼憑風詭澁甚說俞長冠履混全无復等別然而金石之撰俾異汗青史法則廢賤兩存碑誌則掄揚飾運故簪文鼎名表鎮玄途例皆繡藻温華斧鉞不用倘於事理泥濘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回我兒鋒眩彼末葉苟或情在難拂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遺言頂存高澄不肖避就將賈譽端蓋雖空三鄙夫平生詎无一善獵其可欲舍其瑕裁辨之間頻加快潤比諸刻鸞畧金鵠形差畫无監不淪胞胞庶幾是非不迷硬槩猶存存存既復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槁章之活術御物之園机也

牧齋曰孝子親沒而不忍死其親也于星子恨子之闕意也之汗旁高極力致其可盡而相滂謂以為妙手風

昔近陵季子之葬夫子歎之曰嗚呼近陵季子之全无餘辭矣其後千有餘載孝士大夫无不誦述孔子而抑抑銘人之全

不泐聖筆矣豈非文滅質朴瀕心之故耶 未有勝像之夫不以名表其前後將踐傷矣

古者仁孝子之欲其親者玄虛之臆神道之堅必屬賢有文者文之考地全所則并列其行若礼殷事鉅不可以附則各為

立言以致其闡揚蓋仁人孝子之心无所不盡也

夫面首也文肖事也白首則欲倣像其風僅者得之事肖則欲楷摸其德崇者得之至其心神性情洒落於万物之表而在至

每文之外者至与文之所不及也 螭頭龜趺篆德銘行 琢辭泉塗 寘銘幽窆

曾南豐曰夫碑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身史異史蓋史之於善無无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

者惧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庙或存于全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字何有此其所以身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

无有所憾生者致其善而善人善見於傳則勇於自立惡人无有所忌則以愧而惧至於通村達諺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

見於篇足為後世警言勸之道非近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表人之子孫者一欲廢其親而不本乎理故世惡人皆務勤銘以誇後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子孫始不宗後之作銘者當現其人苟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身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来公卿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匪人書之非公身是故也

方正子曰爵位所以尊於當世而非取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死足傳則身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二其居雖困而共其昭乎若日月之揭天孰能掩之世俗不之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備銘全之文佳二於位号華

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 斧潛幽園 刊此貞珉
又曰世之銘全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号崇且之人過譽美溢而猶為之書書志篤行之士不才无位則存而不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位授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為榮豈理也哉

昔者明道之於邵克夫其從游既久而知之深矣然其為全銘也須得女且成一語然後乃泐筆立言若斯之難也
王荆公為人作全文其家請有所改定荆公堅不許歐陽公作尹師魯全志或欲其稱道未至歐公至為文自辨古人於文章

不有苟循人意如此書字比文章差為少校然能者亦不自輕宋人張有字謙中工篆專存許慎說文一点五不妄錯母為林中書極母魏國夫人書全道魏字從山極以為非張據說文為謬曰字可新字不可易極不能強也煇耀崇勳烜燁茂德載正二之嘉猷記恭二之偉績玉采金聲煌二鏘二袞衣備章炳二煥二蔚然而帝鳳昂翕然而律呂張真所謂一筆之力九丹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者也然非仗林宗正藝營宿將堂二馬章二馬擅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安能傳信於後世耶

祈禳

附淫祠 巫覡

牧齋曰神有目天有眼死曰帝有醉為夢已矣神之所以誌籍茅也籍茅其終扶輔亦德用贊于上帝未有艾也嗟夫伎者大冠如其破屣曰果報應以為烏有周公之祀代武王不曰多材多芸能事鬼神乎文王之語武王不曰我百尔九十我與三乎伎理裁之則文王周公豈非荒唐謬瀾之尤者歟伎者雅言天曰理乎亦在貞曰象設乎亦在所謂在貞之神明赫曦者亦土木偶人乎籍茅邀補假靈撞鍾呼号亦在之乎亦在李斬曰天不言亦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宗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禳禱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告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太中之道不立則咎激荐臻其傳曰告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撤樂減膳之事是皆不亦其端修其宗也

經世書曰天道補善祛淫鬼神其能遠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灾禳之何益
楊龜山曰漢武元封之向燕齊之士爭言鬼神祭祀致補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伎邵德登宰輔莫有能正之者元成之際與譚用事始有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曰王後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列向一言而齊祠改與豈不惜哉蓋人情相於秋補而易動鬼神隱於死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守其難矣以列向之矣猶溺於習見况其餘乎 夫神人之道勢雖相隔而理既不通人則之慢之而冀神之佑不亦難乎

柳州道州毀鼻神亭記曰楚俗尚鬼又曰鬼神不敬非類又曰淫祀无補又曰為難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况今茲乎為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以禱之况斯人乎又曰孰尊惡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暨千載之冥公闢其尸

廿五

觀巫祠淫

禍福善惡殃慶得失禍福

格福 附善惡殃慶 得失秋補

死妄之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臨川吳氏曰其得者死妄之補其失者死妄之災以死妄之人居死妄之皆災亦皆非以妄而致也陳潛室曰死故之復有道之所深憂非妄之補哲人之所深秋也

朱子與張欽夫書曰易有六十四卦无非言吉凶秋補書四十八篇无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敬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也

以川豐羨之理推之隱德陰而蓄於躬而後者可見矣沙隨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秋補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稱秋補而不配以道義故為伎術如此而說過復愈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彼天 之報施若交手

方正余雜誠曰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秋不可避也利不可取也有心於避秋者秋之所趨嗜利死厭者官亦泛之故君子信道安命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朝夕秋補

又曰力可以秋補一夫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藏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長蓋可為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後之以誠則善誅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亦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為智力乎昔是現於故都曰宅同公侯將相茅宅之遺址而庇其子孫之盛衰當

省之輝赫崇臧今多不復存凡守其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此之大柵彼乘省之向而欲以智力僭持之皆有不容罪於天者乎彼死祀於天者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

一身享之而無餘者欲品其子孫難矣故再寐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曰獲必倍常

涑水曰傳林八元八凱世濟其美譽殫三族世濟其德此非積善積德之謂耶又曰乘書有惠書於晉人思之歷雖劉懷得保其宗在至盈死德卿族遂三鷹之存書之餘慶盈之三鷹之餘殃也又曰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替鯀雖大惡舜禹元所彰其聖也

尊周

牧齋曰高麗王刻唐柳先生集陪臣南秀文跋尾稱其國主讀書好文憲詞侔之不古命陪臣有文者
會粹韓柳三家註釋印布國中跋之前後教書正統戊午夏正統四年冬十月尊正朔大一統之意用
然著見於簡牘蓋李氏得其子之風教而亦皇家文命証數之切也

周尊

又曰昔者吾夫子知道之不行刪詩書定禮樂翊六經之道大備春秋既成使曾子抱春秋河雒也向
夫子論戒內北辰而并告備於天六經緯矣至春秋而始告備者何也斯豈也唯文仲子知之曰春秋抗王而尊
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春秋成而周存二周者天也豈豈備於天也元經作也書成亡而其五匹援夫子尊周之義以其五國皇極
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哉國恪謹侯履世守禮義凡以章文者猶涉借逼者皆避也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飲會渴飲皆措之宜異於此亦桓桓不得不得尊周亦迫於大義也
夫子筆之經徑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新安陳氏曰人心猶知尊周而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而可驗天命已改則
不得不遠天下之冊或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遠此而非孟子固執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

王若虛曰周之東遷改教若令不行於天下不知有周矣有人於此勃然而與更為明王夫一木於大廈將顛之際
屹砥柱於頹波潰決之涂內合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者咸知尊周而君臣之義至於不墜謂非桓
文之不可也夫子所謂非管仲去其被髮左衽良以是夫故畧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許力是先仁義為後如
赦邢封衛養亂為句如代弔致楚陰謀取勝扶天子而令諸侯接諸侯而伐諸侯如此等類非其罪歟
故聖人之徒俾其力而死道之者至於五尺之羞林然春秋之作為萬世扶綱常有如尊周之義而不記
之則死以功來者其旨激矣

慶源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凌遲諸侯放恣死改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備向有悖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已乃至於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云爾則足以見君臣之憂矣

呂東萊曰匪風下泉忠周之詩稱作於曹桀何也曰改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欲出諸侯則微芥之煩僕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卷懷宗周為殫功也戰國時房謂韓王曰大國患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驗之其益理明

安城列氏曰疫風多詐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內云王事適我伯考云為王前駟鴉羽云王事靡盬雖皆怨者之辭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我國服事皇明朝二百餘載承即君臣恩猶父子至辰再送之惠萬世不可忘也宣祖大王怡詢四十年至誠事大平使未足背西而坐

梁惠僭祿王而孟子見之此其尊周之義若相背馳者自李泰伯司馬公皆著書以譏之我固金華金悅卿亦相疑之然程朱已有確論矣

王城之北樞密有館曰金華有內曰迎恩蓋寓列聖拱辰之誠也而一自崇禎之後皇華之使不復來想於此昔桓溫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使神耶陸沈王庶有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余今於此有平乘樓之感不知誰人任此責耶

○屬國之中朝於其分則天經而地緯也其恩則生死而肉骨也君臣上下日夜之所講明也心肝之所銘鏤戴天履地質鬼神而不愧俯仰乾象眾星拱北俯瞻地紀萬流必東區一念有如是者○曷爾屬國大失侯度則其省史官必書以鑑葛之法矣

昔我昭教大王事天之誠出於至誠迎詔拜表之儀正至聖節望闕之禮皆皆虔誠精白肅敬將事維願沛

周尊

流雅疾病困劇之際未若或庶而亦未足少懈每封重方物必盥濯齋潔手自点視丁寧戒饒極敬極懼或回物力未敷有未盡情則比使臣之回刻不能忘宮中得一珍味則必查之禁上西望拜祝曰欲敵吾王何可得也瞻戴之誠不啻如孝子之承父母不居乃對羣臣說一則曰皇恩同極二則曰皇恩同極一念對越如在左右

兵與之後天朝文武將官之前後出者蓋不知其幾上自元戎下至軍下死不致教盡誠冬盡其接待之禮窮閭巷出入不憚風雨寒暑同或停厝一日接過或至三四處待之區皆若不耐而未見有毫髮之色 奉朝以

洪武壬申受封而永樂以後始錫儀章書籍慶吊之節視今內服蓋敵而朝天蓋詔燕師改王之後是迭孫隆身自原敵大王以來世篤忠貞同德侯度式至我昭教大王有隆元替守藩四十年終始一心蒙神宗皇帝答

見至誠委加嘉獎運于壬辰倭酋平秀去言大入寇而恐喝我邦迫令先遣昭教大王以為在社可憐朝廷不可背遂乘國而西赴愬於大明神宗益羨之動天下之兵運天下之粟極濟於淪滅之餘自爾爾以來中國之待藩

未足有如此神宗字小之仁固天地莫量而利邦之忠義亦自此而益後於天下矣

惟我東方遠在滄海表雖若別為一區而九疇之教禮樂之教不謀中夏則終不可限以一帶之水而自為異域故修貢中華自漢建武始然而箕子朝周斯有麥秀之歌燕伯借弓欲與向再之悖則周漢以來已

通於中國矣特以文獻不足以莫之考耳自是以降瓜分丹時之三國孫雜搏鴨之麗高禮教漸備朝宗漸勤三國之於李高麗之於三朝大小之勝必以其時顛沛之際不失其職名雖外國而宗東方一齊魯身

梁武治城之園百洛之使望笑端門明皇天寶之亂高麗之臣遠達西蜀

麗氏於契丹清清醫於宋密奏忠靈而金虜之皆又有奔向宋朝之事當肯義之後世豈之皆以為麗氏

公百年王業寔由於此實知言也辛禍初李仁任謀昔大明復胡元遺孽村尚裏陳疏力爭夫攘夷尊

艾

周使東方知有孔義者鄭夢周村尚裏之力也

伏以天叙天秩惟君臣父子為大是所謂天之經地之緯民之彝也自古帝王所以正己各家者在此所以提綱挈維者在此或或掩映則人類入於禽獸中國淪於夷狄可不慎哉惟我東方自箕子以來已為禮義邦而至於勝國胡風猶未盡變矣太祖高皇帝之初定天下也文忠公鄭夢周首建大義于夷夏陰陽之分有胡元而事真主暨至我太祖大玉削國高皇帝視同內服恩礼周渥我太祖大玉忠貞恪勤如子事父至於至辰之友受報酬勤宗社亡而復存生民死而復生環東土數千里一草一木莫非帝德之所濡孰是故我宣祖大玉益聲忠誠手寫再造藩邦四字以寤睿志矣不幸丙丁之變國勢危弱將相鴛鴦者至有三田之君可勝痛哉然而仁祖大玉誠意眾篤每於皇朝慶節拜詣後苑痛泣拜說二三大臣亦密伸私義以受皇朝嘉獎宗社之至今扶持者宗親於斯矣何也君上者臣民之所視效自高尚義理正倫常則忠君事長之義明而雖至危急之際猶能固結而不解視於宋之崖山可知矣為或及是則後親遺君之風盛而後至於不辱不厭矣故朱子誦其父常翁之言而特表而出之曰父子君臣死所也於天地之間如人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至於我孝宗大玉痛聖考之危辱憤冠履之倒置日夜之所以誓於心勵於志者因非復誓曰耻四字而已金珠皮幣珠玉之中干戈旗鼓奮此志言之於伊時宰相矣然而當日聖意豈欲不量時勢輕挑大秋哉蓋是生聚教訓達以歲月當如何踐之為又且曰現吾力之強弱現彼黨之淺深又曰此其存問之道无異徐子死欲速也汲子不敢惰也其皆大臣亦以朱子之言進口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欲難除不世之大而易左而至微之存心難保存者深味乎斯而下教曰此言真可書紳此存者所以志之大而孫之要也

臣按東史明皇皇帝幸蜀新史遣使負向辛勤於陸海數千里之外明皇喜甚作詩以送宋之南渡高麗方伏制於金而亦遣使負向以通霄情至今為史家美譚若惟我朝三百服事大明其朝宗固不可言而神宗再造之恩又開闢以來所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玉所則君臣恩猶父子是真誠痛切語也

周尊

嗚呼昊天降割致有今日思之傷刺豈忍哉向聞帝室之貴尚有偏安於庶朴之間者天下大統不為親賊之所批而我國漠然不相向于今有幾雖然形勢之使然而其視思麗之負向唐宋豈不大有所愧以忠臣志士之日夕腐心深有望於聖明者仰惟聖明亦豈一日而忘心哉且向朝之民士之逢我人者必流涕而言曰大明之覆亡專由於於錦州之淪陷也專由於於東國之精砲云臣每念至此胆墮地古語云林之雖三戶亡秦必楚蓋言其痛寃之甚報復之切然也嗚呼九可懼哉

宴饗

宴饗

豐城朱氏曰按小雅天保之詩前三章言天之补吾君後三章言神之补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密陵論其补之兵威以川之方至喻其补之盛長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补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补之有常而不變當是皆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養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之謂其君此所以上下交怀業感而均享盛大悠久之补也歟

需之九五曰需于酒食貞吉進翁徐氏曰九五為需之至以一陽處二陰之中以待下三陽全德之援也陽暈而進陰引而退自此坎可平陰可夷矣人君於此以收何為哉唯出而後守中正之位需于酒食優游宴樂與天下相安出於太平醉飽之域可也雲上於天物需雨露以為養也需于酒食人需飲食以為養也

人主之待其臣非特崇之以爵秩重之以賞賚而已恩意之綢繆禮文之醇郁每於宴禮而見之矣人主之禮其臣非徒爵益而不飲者乾而不食而已折俎以示惠酬酢以盡歡案於燕禮而見之矣於是乎有鍾鼓之奏以致其心之和有大侯之抗以視其平日之德然恐其嚴而至於拘也則爵行而九筭以通其情欣無間之情又恐其樂而至於弛也則設為兕觥以制其誰詳失禮之愆不既死非務沉酒也而德案著焉式燕以教非固維弛也而教宗寓焉而主臣為賓略形嚴忌尔汝勢雖通而有辨情洽而不流春風和氣蕩然於一堂元首股肱不啻如一體矣

壽宴高年德印

壽宴 附年高德印

牧翁日記曰七十者人生七十也則故能更齒髮危老志意衰落家人婦子親知故曰為之息其勞憫老
 而祝延其未艾也于是年有稱壽之舉豈非流俗之人所謂吉祥善事者哉至于年高而德邵者則不
 然固未可以稱老亦未足以稱壽也古之稱壽者必取喻于山岳于松柏于松岳之時也至于配天人有數山岳之
 年而祝延者乎松柏之青貫四時應千載又有數松柏之年而祝延者乎天祚好世必整遺老成人以椿
 程傾曰壽者曰元老曰詢茲黃髮斯人也天地之心也先岳之氣也渾淪旁礴含陰吐陽非猶夫含齒戴髮
 橫目四足之倫以血氣為感哀以年齒為老壯者也

余語懿我然後知君子之年高而德邵也余法法魚有金休然後知眉壽黃耇之相與養燕賦詩
 也庚之香山九老之觴咏至道睢陽西都香英宴會之有偈斯和蓋亦盛周之遺風歟維我朝鮮自父
 師受封遼至孔行守而不失千有餘祀尚自之會始於麗朝盛於熙代宣靖累洽之際公卿之有送接武
 而繼軌而不竭雖未可述謂與南武公其年匹位者及風流雅致奏遜唐宋諸矣

牧翁曰古先生辰為壽之文而述世滋甚凡壽考燕喜之家親知故旧相與考德頌美列名徵詞或
 可笑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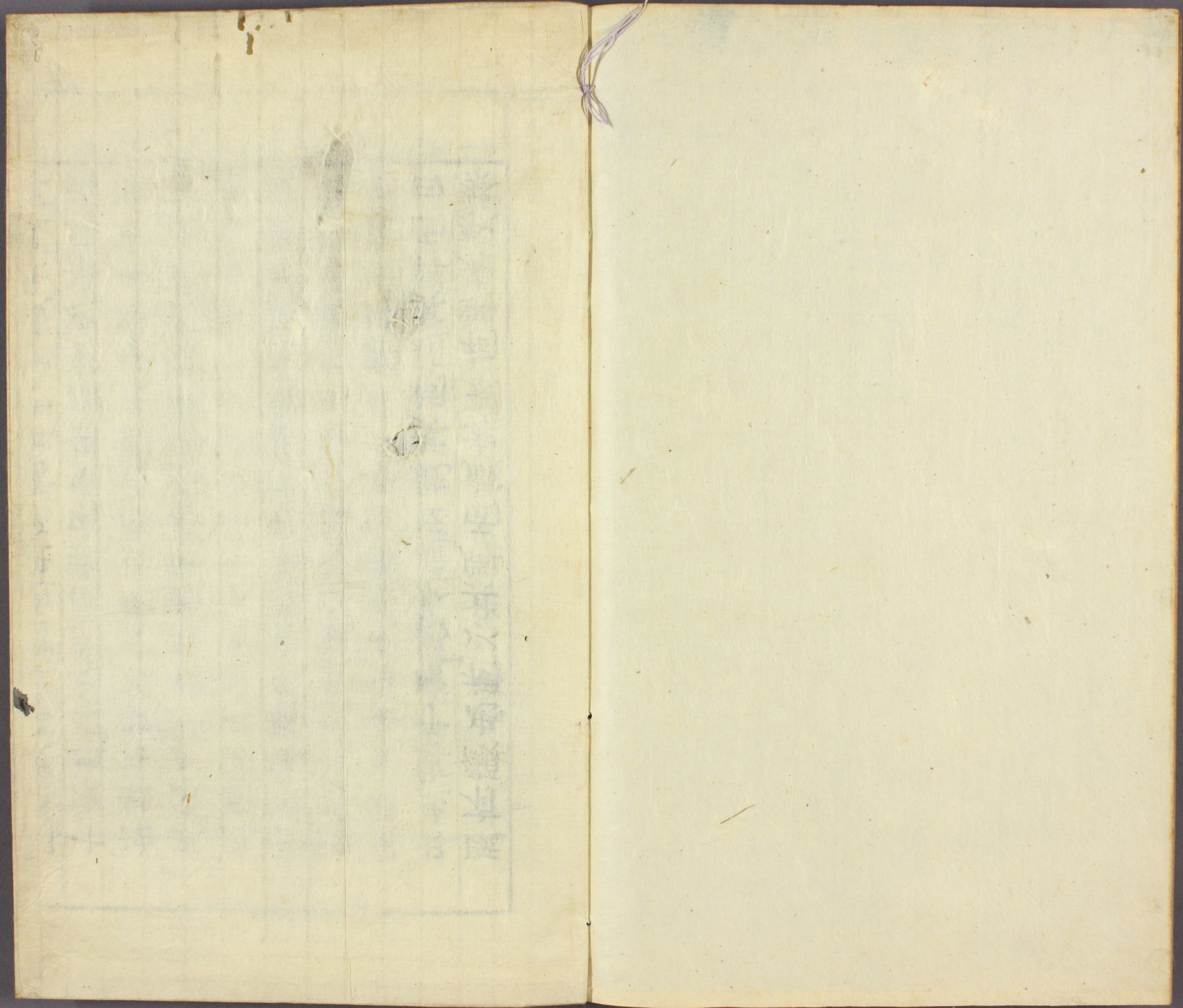
孝子之養親也春其倅春其志左右春死方如扇枕如杯哺如况啼美雛如又有酒食此誰非孝子之
 孝者於以見親養之至所不憚其心竭其力也近代又有壽序詩蓋所以推度孝思譜述懿美修
 當省而不後來使人知不悅勉勵以法則此之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其為孝也不亦盛乎固未
 可以疎文餘節而孤少之也

法社鄉會稷

稷會

附鄉社法

粵自詩詞伐木易著斷金契好之義高矣夫升林之會起於稷阮蘭亭之契時於王謝然事在時
 交非耐久中散隕而升林死陰右軍亡而蘭亭遂墟未聞其丘裔有能重修而嗣其絕署若是而謂
 叔夜不孤義之有子可乎
 周制大夫具民族居百家共立一社其嘗制度節目之詳雖不得以滋孟子鄉田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意者社之本意其亦不出乎使民相睦而後之所謂修稷者蓋其遺意也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孔乐之具皆始於家鄉以達於邦國故孔子現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是以鄉飲酒
 之礼三代重之於天子有三讓之節百拜之文養老序治而孝悌形為賓吳尚德而勤戒明為是皆王政之
 大端鄉大夫亦正之所殷也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uled grid.



Blank pag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ook.

